

情俠迷魂陣



行印局書亞東海

社會
小說

迷魂陣初編

著者八寶王郎

第一回 廬山真面王小雅登場

蕃榻留賓辛稼吾待客

列公列公。諸普天下有心同胞聽者。我們中國向來作小說的習慣。不是類皆空中樓閣。姓名則李代桃僵。紙上煙雲。情節則指鹿爲馬。嗎就是那膾炙人口的一部紅樓夢。多情小說。那牛鬼蛇神的一部狐鬼傳。奇情外史。一則說得公子深情佳人薄命。閒調雪藕之絲。妙製薔薇之屑。一則說得天孫下稼。龍女無緣。雅換美人之首。冤挖孝子之心。要皆無補於社會爭競之機關。或有損於人類發生之道德。其餘近世出現各種最新譯書。別事且姑不具論。只就其偵探一門而言。甲編爲侯爵愛女因競產而起。爭端乙編又公爵名媛坐擇婿而傷人命。千篇一律。萬水歸宗。是以閱者往往震於海外之奇聞。亟欲一視。及至搆歸展卷。磕睡旋來。三數行後。味同嚼蠟矣。記者不敏。懲

前。些。後。另。起。爐。錘。鑿。世。辨。俗。別。具。妙。手。所。編。小。說。初。名。《紙。御。史》。後。經。改。爲。
《迷。龍。陣》。借。歷。驗。之。世。情。寫。社。會。之。隱。狀。其。中。實。人。實。事。比。史。家。只。少。編。年。
有。色。有。聲。較。左。氏。尤。多。直。筆。既。足。爲。客。路。之。指。南。又。可。作。前。車。之。借。鑒。謂。予。
不。信。請。看。正。傳。便。知。

唉。十。載。光。陰。付。流。水。半。生。事。業。等。拋。梭。而。今。始。識。人。心。險。榮。辱。關。頭。一。剎。那。
在。下。姓。王。名。小。雅。本。籍。揚。州。府。寶。應。縣。人。氏。先。伯。文。勤。先。父。樹。軒。均。於。早。年。
相。繼。去。世。清。門。子。弟。除。却。飛。黃。騰。達。以。外。只。有。借。祖。宗。餘。蔭。出。去。游。幕。藉。資。
餬。口。誰。知。我。出。去。跑。了。兩。過。總。不。見。得。有。甚。麼。得。意。的。事。情。加。之。如。今。時。事。
不。同。人。情。厭。故。什。麼。年。家。子。世。愚。姪。在。那。些。大。人。先。生。眼。睛。裏。都。看。得。厭。煩。
了。往。往。執。帖。巡。捕。把。那。些。年。世。誼。的。手。本。拿。上。去。來。人。名。姓。還。未。望。得。清。楚。
呢。他。那。心。裏。到。已。經。存。了。一。個。輕。視。心。早。居。之。不。移。拿。准。人。家。不。是。來。告。貸。
川。資。就。是。來。歪。纏。薦。事。竟。把。那。年。世。誼。的。祖。父。同。自。己。當。年。是。有。同。學。少。年。

多不賤。衆仙同日詠霓裳的一段文字。因緣都忘記到他姨太太的外婆奶家去了。所以我一連幾處冷眼旁觀。悉心觀測。覺得越是那些大老先生。越是人情還比秋雲薄。越是那些官場宦海。越是世路真同蜀道難。因此我就決意改變方針。不去求人。自家擺擋一切。趁那實官捐還未停止。快捐了一個縣丞。小班子。指省廣東分發試用。後來又因爲縣丞是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就是做到鬍鬚白也沒有甚麼政治見的。於是又東借借西湊湊。經營慘淡過了知縣的班。滿擬此去珠江聽鼓。粵海從官。雖不能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然而却也想盡我權限所能爲心力所能到。苟能替地方上謀一分公益。即可爲吾民保一分利權。誰知天不從人。命途多舛。行裝甫理。噩耗旋來。忽然接著一封家信。說我妻子亡故了。我此時可真一無主義。要打算回去罷。又恐怕他是故智復萌。像那年我在上海他也是寫了半死的信。催促我回家去。要照他那信上的內容看起來。就活像是到遲一刻就不能

見面的了。誰知後來我赶回家去。一看他老人家。原是飲之食之。安然無恙。原來是因要賺我歸去。就故意平空設造出這種驚人之事來。好在再等我。同他鬧明白了。他也不過不是一哭就是一笑。便算完了。我那時却就吃苦不淺。所以我此過。再怕跟著他。無或車塵馬足。轉東轉西。把別人忙的要死。他還不值一笑。若要是。不問他是真是假。逕直兒給他一個不回去罷。却又誠恐人生禍福無常。假如真已花殘月缺。家裏早經鬧得一塌糊塗了。我還處之泰然。仍個車羈羈馬蕭蕭的去。高興到省。就不怕外人唾罵。然而我自巳。午夜捫心。究竟他是我的結髮夫妻。這一個人。生生死死一場。又是普通做夫妻的一大結果。總覺得未免。衾影生慚。問心有愧。所以我想來。想去。天下可一不可再的事。任教做過。莫教錯過。因此我就拿定主義。無分雨夜。星飛。過歸故里。那曉得外面事。有假就有真有。打誑語的日子。就有不打誑語的日子。不料我妻子這一過。果真不錯。是長此永訣了。幸虧我姻兄華琴伯。

茂才還有一位姨丈吳石衫廣文承他們情都還力顧大局所有身後應辦各事都已一律齊全及至等我回去的時候到像他們是喪主我反像是去敬吊的外客只照例磕了幾個頭大哭一場餘無別事如此又過了幾時安葬已畢我本生就家鄉異地坐臥不安再加妻子既死我伯父文勤公那邊的兩個姪兒一個大的念曾久經在民政部供職小的念祖不知因何於數月前載木主南去大約也是因在家裏過不慣故往蘇州依他的外祖俞曲園家讀書去了然而叫我看着一所偌大的(宮保第)只落得匾額依然其餘大有莫過烏衣巷已是別人家新書標之概因而更難久住只得將餘下幾間破屋幾畝薄田並一切零星物件該賣的賣該留的留內中還有那賣不出錢留着無用的各件索性做個人情分散與喪事中出力的那男女僕人我當回來的時節正當四月清和及至諸事部署已定已是六月終了我因懊懣鬱結講不起冒暑南旋匆匆辭別親友又將我妻子木主送

至我嫂嫂那邊去。同我父母哥哥神主供在一處。眼看前後不十年一家星散。自己又處在不得已。一邊鬢髮已將斑。名譽猶未立。不禁酸心動魄。哀慟肝脾。因又着着實實的痛哭了一番。然後附搭內河小輪。由鎮江南下。仍回上海。我此番却不住在客棧裏了。只因客棧裏啁嚶嘈雜。晝夜不安。再者說。句小氣話。房飯價。日日增。月盛如黃浦江潮水似的飛漲。到也不去管他。無奈開起飯菜來。兩片風吹得動的豬肉。半小桶。半生不熟的黃米。你要責備。責備他和氣的對着你笑笑。不開口。不過肚裏罵你兩聲。獸頭碼子。到是那。一輩子住過客棧的而已。若要遇着一個吃生米的。還要爭出二十四個。不錯。三十六個。有禮甚麼。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都不能爲你客人。另外用個貼本錢的廚子。你客人要講究。就該自己用個人。帶着鍋走。那些劈劈拍拍的話。都說得出。所以我因已飽嘗此中風味。決計此番同他們拱拱手。到滬之後。借住在一家上海四馬路熟朋友刻瓷店裏。——按刻瓷一道。至同治

中葉。其技始大行。大抵不外濫觴於鐵筆。然鐵筆多不易講求。故刻資者類皆改用金剛鑽。其所刻壺碗杯瓶上之人物蟲鳥。非不栩栩如生。然較之從前以腕力刻成者。實不啻有天淵之別也。世風不古。羣趨儉薄。一門致使一代翰墨名家。淪爲補鍋鞦碗之流。悲夫。那店東姓辛。號稼吾。是江甯府上元縣學一位秀才。只因我父親曾任過上元教諭。辛君同我多一層文字淵源。因而極蒙欵洽。這一天也是我因爲心裏怫鬱牢騷。因耳聽說廣東知縣缺。如今不好。又想改省。又想不改省。又想如上海能有事可圖。不如還是吃我的自在飯。好省得腳靴手版受人拘束。正在同辛君商議。說我此番還是仍舊到廣東去的好哩。還是改個省分哩。但是改省也有改省的難處。若論到改福建。福建却是我伯父文勤公立功的省分。又捐廉創建過一所書院。這件事我上年初到上海的時節。去見那（甯滬鐵路購地工程局總辦林道賀峒號訪西）他正是福建人。是林文忠公的嫡孫。還向我稱道此事不

置。據說閩省士林。至今感戴。又說我伯父當初靈柩回籍時。他們還送過牌匾。藉伸紀念。那匾上四個字。他一時說得快了。又年紀大。牙齒不關風。我忽略過去。沒有聽仔細。牌上却是「功深化育。德洽膠庠」。八字力勸我。改到他們那省去。他可以替我寫信。分致紳學各界。必能向當道提倡。必不至叫世兄吃苦的。嗚呼。我當時只顧同柔齋花天酒地。計不及此。人生如石火光中。現在一眨眼。那位林老先生。已是作古的人了。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語。叫識過秤來。沒有魚賣。可歎。可歎。只是我們這種不大不小的班子。若沒有一個實在的。上司提拔。我自己勸自己。兼勸天下後世。億萬恒河沙數。捐官做的同胞。却千萬不可存一個且去再講的心。却千萬不可去當下又想了。一刻。又想到同江蘇鄰近的省分。如湖北。安徽。河南之類。但是湖北前幾年。有我年伯張香濤在那裏。我若去時。到是個絕妙的機會。無奈從前去的時候。我無官。如今我現人眼捐了一個官。要去時。可巧他又恭喜拜了相了。已

成。雖。長。莫。及。之。勢。且。別。要。去。說。他。安。徽。雖。有。馮。夢。華。只。是。此。人。應。視。狼。顧。疑。忌。孔。多。雖。有。蔭。葦。亦。難。終。託。辛。稼。吾。道。馮。夢。帥。現。在。因。英。山。教。案。外。務。部。怪。他。辦。理。過。於。軟。弱。各。報。宣。言。大。有。開。缺。的。消。息。呢。我。笑。道。誠。如。此。那。是。我。躬。不。願。違。恤。其。他。了。辛。稼。吾。道。然。則。我。勸。你。還。是。改。河。南。罷。河。南。那。裏。地。號。中。州。民。風。古。樸。而。且。現。任。南。陽。府。周。鉞。號。佐。輝。的。是。在。你。們。老。大。人。手。裏。舉。的。優。貢。同。我。又。是。同。鄉。又。有。瓜。葛。你。若。要。去。時。我。可。以。替。你。介。紹。一。聲。我。聽。了。忽。將。周。佐。輝。三。個。字。在。心。裏。過。了。一。過。似。乎。就。像。在。那。裏。聽。見。過。的。這。個。人。筆。下。八。股。文。雖。好。但。是。行。止。同。世。情。却。顛。預。得。狠。再。加。他。嘴。說。是。舊。社。會。裏。人。無。奈。目。今。自。從。這。新。學。界。野。蠻。自。由。發。現。以。後。越。是。舊。學。界。人。越。喜。歡。剽。竊。新。學。界。皮。毛。越。是。做。得。日。下。一。無。君。師。心。中。只。有。黃。白。我。雖。不。敢。諒。他。必。是。這。種。人。然。而。本。質。既。有。虧。傳。染。亦。必。速。恐。怕。也。不。是。個。緩。急。可。恃。的。君。子。心。裏。正。在。這。麼。想。還。未。回。答。出。來。不。意。忽。從。外。面。一。進。一。個。人。來。年。約。五。十。

餘歲風塵滿面。一跨進店門。就冲着辛稼吾問道。請問這裏可是辛先生的刻瓷店麼。辛稼吾只說是生意上門。趕忙把一副老臉堆了笑。應道。正是。正是。請問尊駕要買點甚麼貨色。那人道。我們是由河南來的。稼吾接口道。不差。歷年貴省裏客人都是在小店辦的。因爲小店所刻仕女眉目以及山水花鳥。都是定請的名手書畫。特別改良說著。便伸手要拿那架上一礮刻漢宮春曉的美女瘦腰瓶。與那人看。誰知那人一面搖着手笑道。不是。不是。一面早從懷內掏出一封信來。交與辛稼吾道。這是前南陽府知府周太尊託兄弟轉交與辛老先生的。辛稼吾見不是生意。到覺得自己惶恐。也不及拆信。慌忙讓那人先進內坐下。我在外面聽他兩人談了半會。始而互相狂笑。繼而互相長吁。又繼而忽聽稼吾頓足道。該死。這到怎麼了。唉。可……接着又聽見那人歎道。唉。這是寒門家運使。然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兄弟還要去尋兩個我們南京人在上海英法租界當包探的一個叫（米順）一個。

叫(陶金標)請他們一同幫幫忙呢。說着只見稼吾已送那人出來。那人臨去還望着稼吾拱手道。費心費心。稼吾也謙遜不遑道。自當留意。自當留意。一時那人辭去。稼吾走進來。對我笑道。小雅。你想天下禍福。還可以預定嗎。我立刻還勸你去。找周佐輝呢。誰知佐輝到已在去年就把官丟了。現在還閒住在河南省城。他來書說。米珠薪桂。長安大不易居。我恐怕他將來也是個不了的局呢。我此時纔回悟。適纔那人嘴裏說是前南陽府那前字大約就是指的業已開缺而言。因問稼吾道。究竟佐輝因甚麼會丟官的呢。稼吾聽了冷笑一聲。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正是

醋海風波何日已

南陽從此淚汪洋

要知南陽府因何落職。且聽下回再講。

第二回

醋潑官衙南陽府落職

刀傷庶母江寧縣徇情

且說稼吾見我問他。因笑道。爲甚麼不會丟。就怕要照這樣鬧上。前去莫說。

丟官就連人一口還怕都保不住呢。他本來在南京，就已有兩位太太。每日終朝已是除却吃三頓牢飯以外，那就是左妻右妾調象馴獅，是他的正事。誰知自選了這南陽府知府於去年初到河南時，又忽然高興在省城娶了一位部民的女兒，小名叫阿金，做第三房太太。及至南京兩位到了，那阿金已是久正名位做大難做。南京兩位太太更是做兩頭大做慣了的，又豈肯甘居人下，因而始則唇鎗舌劍，繼則各整旗鼓，把個南陽府的上房鬧得鎮日價一片刀棒馬刷，悍潑叫罵的聲音，達於署外，天天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不亦樂乎。我聽了，見他咬文嚼字的不禁大笑道：「好頑子，但不知他老先生介於新舊兩派之間，還是做新黨，還是做舊黨，惜乎你沒有問那人一聲。辛稼吾道我雖沒問，但我一向知道他那種畏蕙皮氣，要是敢做一黨，那一黨到鬧不起來了。只可惡他一點兒駕馭的本事，沒有只知一味嚴守中立，纔鬧成一不做二不休，勢不兩立的局面來的。再者南陽府是個首府，非

偏僻府縣可比。三大憲又近在同城。自此事鬧出後，耳屬於垣，已是諱無可諱了。那裏加得起他老先生平日一向以爲自己是個科甲出身，目中無人。從藩臬起，就先同他不對。所以這件事一經發現，沒到幾天兒，就人不知鬼不覺的奉到上諭，說南陽府知府某人家教不嚴，難期表率，着卽行……稼吾說到這裏，又像適纔同那人說話的皮氣，忽然勒住不說了。我笑着卽行，甚麼怎麼你今天忽然喜歡游移，其辭我到要請問你，你爲何要說話酷愛歇後語，是個甚麼宗旨？你到說說看。辛稼吾笑道：這也沒有甚麼，我不過因他來信上，只說宦海無常，忽遭譴責，囑我在上海看有甚麼合宜的房子，替他部署一所，以爲將來歸隱之計。餘外，還有點別的事，託我幫同探聽探聽。至於如何壞官，壞官如何明文，他來信本未叙及。這都是那刻刻來的那位前充府幕書啓老夫子陳作梅君說的我因一時沒有聽清，不曉得他說的還是革職還是降調。上諭這件東西不是頑的，何況有關人一生名節所

以我甯可闕疑不敢亂說我笑道罷罷罷你別要强辯了上諭寧可闕疑不敢亂說難道同人閒談談心也甯可闕疑不敢亂說麼辛稼吾辯道你幾時見我同你談天也是這樣的虎頭蛇尾的我笑道人家一步三個謊你足下眞要算是還未動步就有六個謊了你雖然同我談天沒有這樣虎頭蛇尾的但是你適纔同那來人不是一句話可了可了了半天都沒有可出個下文來你這不叫歇後難道叫後歇不成好在我們今天沒事你我到來慢慢辯辯看辛稼吾笑道好好這一番可滑跌了撐船漢了但我同那人如此說法却也有個道理在內並不是好意的要這樣的只因那人有個哥子叫做陳作霖是南京江甯縣一位孝廉公不意前月這位孝廉公的第八位少君名字我却未曾清悉不敢妄對不知因何忽然持刀將他老子從湖南帶回來的一位愛妾平空殺死而且那位愛妾身上還懷有六個月身孕又遺下一個三齡幼子無人教養所以我聽了不由的從心坎裏要罵他可殺可

殺嗣後轉念一想壞死了。是他們叔姪任教他子殺父妾。我却不可對人家。叔子罵姪兒可殺可剮。因此我只說出一個可字就勒住了。不料大路上說話草窠裏竟有人。早被你竊聽了去。拿來做問難資料。真可謂奇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了。我聽說甚爲詫異。驚疑詫愕。被他嚇得我半晌開不得口。因念前天未多幾日。報上曾登過安徽子殺其父。河南又有子殺其父母。如今這裏南京又有子殺其庶母。及兼害其庶母。未分俛之。在孕弟豈不是人倫大變。再加本年湖南山崩。廣州地震。夏秋之間。簞心出現。紫薇不明。順直東三省。湖南北。閩廣等處。先後被災。滿目瘡痍。恐甚非朝廷之福。當下心裏一面這麼想。一面又問辛稼吾。此事現在究竟怎麼了。在我看起來。這件變異要算是一件大大的逆倫重案呢。難道那位陳孝廉公。餽犢情深。也學那辦刑錢之中有種。三不救先生。一刑錢兩席。向例救生不救死。以死者已矣。生者能有一線之挽回。都必予以自新之路也。救大不救小。以大官任重小。

官罪輕也。救現任不救卸事。以卸事已成過去境界。而現任來日方長也。息相傳奉爲圭臬。故有三不救。先生之稱「就此算了。麼辛稼吾道。算是沒算。但他起先未嘗不想含含糊糊的過去。所以出殯之日。還居然僭用獨龍槓。並盛設儀從。以爲欺飾外人耳目之計。無奈後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被上海南方報同神洲日報替他上出了制台。看見又適當欽派蔭午樓侍郎爲閱兵大臣。南下在卽。故未便置而不問。當時就立刻傳了府縣上去。大加申飭。了一頓說。地方上出了這種天大的案子。你們都不知道。要你們做父母官。幹甚麼的。當下府縣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纔下去。雷厲風行的澈底查究。據說江甯縣龍令。早經曉得此事。而且那位如夫人死過之後。龍令還去踏勘過的。只因同陳家有些世誼。所以不得不將死者冤情。攔過一邊。只好扶同掩蓋。希圖家醜不可外揚。至此被上司曉得了。無奈只得公事公辦。照例開棺檢驗。填了屍格。擬詳上去。道說是死者兩隻手一共十個指頭。

沒有了。周身上。下致命重傷。共有七八處。其餘鱗傷尤多。顯係生前。死無可遁飾。但現在正兇。早已逃逸。地方官着令他老子陳作霖。勒交逆子歸來。擬辦。因此纔寫信到河南。去將他兄弟追回來。幫同尋緝。他兄弟聽見周佐輝說。我在此地。又轉託佐輝介紹。央我幫同他尋緝。你想人家不幸。生了這種不孝的子孫。可是該倒灶。不是豈非無子孫到反好了。到反省得許多的。嚇嚙了麼。我笑道。本來子孫是件嚇嚙東西。從前有人問金山長老道。我何以無子。長老回他善哉善哉。汝有此問。汝既不欠人。人又不欠汝。果那得有子。觀此可知子孫一道。是定要有因果纔有的。不然何以奸臣每生令子。忠臣反不得佳兒。若非因由前世種成果。由今生得到。豈不又要惹人說那舊社會上兩句迷信話。叫天地有私。鬼神不公了麼。辛稼吾笑道。我也在這裏疑惑。你這句話。雖不能據爲定論。然而也還是或一道也。其時適有一位做報館的朋友。也是南京人。姓李名吉生。正在店裏閒坐。因聽見我們

兩人談得津津有味。遂上來笑道。前天北京大公報說貽穀（貽穀奉命以綏遠城將軍督辦墾務。歷年侵漁。公款幾逾百萬。於光緒甲戌年事敗。奉旨查抄家產。下刑部獄。逮問。）既敗其子鍾崑本任吏部郎中。在堂官處呈請開缺章內有云。我父涉歷險難。開闢山林。充國屯田之策。未竟全功。伏波明珠之謗。翻成大獄。又云。雷霆雨露之施。皆天律所逮。收拿連坐之澤。雖聖朝所無。乃未察盆冤。慘搆家變。上滯無私之照。下臨不測之淵。其敢覩茲冠裳安我巢卵。又云。職父素性堅剛。銳欲自白。萬一望之。就吏不苟。生活李廣。數奇羞對刀筆。云。大公報譽他熟讀漢書。若出自己作。則貽穀爲有子矣。適問我側聽二公所說。陳作霖雖有逆子。同無子一樣。如今若將貽穀有子對上一個。陳老無兒。豈不是一副天造地設的時事。絕對麼。辛稼吾笑道。甚麼有兒無兒。不過一個是當初燃着蠟燭造的一個。是沒有燃蠟燭造的罷了。說了把一店的人都逗引笑將起來。如此大家又閒談了一刻。稼吾留李吉

生在店裏吃過晚飯纔去。那馬路上電燈業已點得如同白日一般。像我們久住此間的，已成司空見慣。數睹不鮮。若換一個初到上海的人，看見豈非如身登不夜之天。再加福州路（即四馬路）一帶秦姬趙女都一個個打扮得滴粉搓酥，或倚門賣俏，或迎路要郎。若要不知他是一種下流雉妓，豈不又如魂游衆香之國。但是在我說，不但此等雉妓不足當乃公一盼，何況外面越是寫意裏面越是確也。確不得，如要有日後看我書的人不相信，何妨去試碰一碰。我可以替你保險。包管你一碰就帶回頭貨。即他如長三么鳳住家書寓等處，名爲上等妓院。夙稱賣藝賣色不賣身。殊不知其賣身之處比諸野雞（即雉妓）猶甚焉。何以呢。蓋因野雞例須先納淫費，然後方能住宿。至少亦需兩元五角至一元五角不等。（按滬濱雉妓共分三等。其一等爲住家野雞，散處英界大馬路、珊家園及六馬路仁壽里、新馬路昌壽里各處。規模宏敞，吃酒碰和，一如長三。只不出局。如欲其侍寢者，其淫費多寡，恆

視其妓之美惡爲定。閒有從三元五元增至十元者。予前咏海上竹枝詞有云：「樓頭有女殊美顏。春風一度金十番。」又「莫怨妾心如陌路。祇怨郎非搖錢樹。」皆紀實也。其二等則四馬路東合興里西合興里公陽里平和里翠袖里等處。日伏夜出。或於青蓮閣四海昇平樓第一樓各茶館藉茶會之名爲勾客之計。或於福州路一帶沿途鵠立。流目送盼。妖動行人。然夜度資極賤。亦需二元數角。始克就灸玉膚。若三等則醫居胡家宅小菜場周圍弄堂。每夜溼費多則一元少則數角。逾趨逾下。不堪設想矣。若長三書寓則不同。推其原始。厥派有二。一以和酒進身。一以聲色見愛。巨商大賈。達官富紳。愈闊愈綽。愈得獸頭碼子。或瘟生之美名。輿臺下卒。優伶賤類。苟能具潘呂鄧小閒一字者。無不普沛瓊漿恩愛。備至或雅其名曰姘頭。或隆其稱曰老板。妙在卽以獸頭瘟生之金錢供姘頭老板之揮霍。更有姘頭老板轉以妓女倒貼之資。又自竄於瘟生獸頭之地位。而展轉花銷者。悖出悖入。爲巨

商大賈。達官富紳。宿負選舞徵歌癖者。亦可以廢然返矣。其次么鳳。卽么二。羣居於棋盤街。一隅出局比長三多一元。「長三一元么二兩元」亦有未謀。一面一見卽令其侍寢者。例需六番俗名六跌倒。推其句義似說。只要有六元卽可睡倒。而嘗橫陳滋味矣。過此每夜兩元。一野雞除正賬外。尙有使女下脚。此則無所謂下脚。若彼此愛情逾常。尙可欠賬。欠賬之名。不曰住夜。而曰夜局。惟一至節令。較之長三各賬。追呼尤迫。而每局更必須二元。竟有牢不可破之勢。故滬諺有云。爛污長三板么二職。此之謂也。閒話少提。當晚大家業已安歇。我因日間與稼吾反覆籌議。改省事宜。深印腦筋。急不能去。所以愈想睡覺。愈覺千頭萬緒。一時都紛集到心裏來。最後忽想到我父親本替我起的原名。定卿原號。靜莊。嗣因報捐微員。故更名潛卿。改字小雅。從來事一動不如一靜。還是謹遵先命。以定靜爲宗旨。不必改省的好罷。正在心裏如此想。繼又想到此番到廣東去。是我一生一世。出山第一着。須得

要揀一個相宜的日子動身。決不可再像前次造次。再弄得一個半途而廢。那可就太不像了。當下想了多時。似覺有些困倦。正在寤神斂氣。想姑且睡一刻再講。不意朦朧之際。忽聽見門外遠遠有天崩地塌之聲。又如百萬軍人啣枚疾走。我聽了慌忙披上衣服。出外一看。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不禁引出無限悲傷。來使我望闕心酸。攀龍淚濕。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痛綿綿無絕期

要知所見何事。且聽下回再解。

第三回 聖主賓天普天同泣 賢王監國四海歸心

我當時因在朦朧之際。似睡覺非睡覺。忽聽見街上有非常響動。我是歷次把胆嚇破了的人。俗說一年被蛇咬。三年怕帶子。心裏恐怕。又像那年鬧寧波會館。同大鬧公堂。那兩次大風潮。又因連日見報載。各處有地震情事。深恐也是地震。豈不要屋塌下來。打殺人麼。因此我就急速披上衣服。出外一

看。哦。原來。都。不。是。的。原。來。是。像。出。東。嶽。會。其。時。頭。隊。法。駕。鹵。簿。已。過。去。了。正
有。一。夥。馬。隊。約。莫。有。一。二。百。人。光。景。都。穿。着。白。色。盔。甲。身。上。背。着。洋。鎗。腰。裏
掛。着。寶。劍。正。索。索。走。將。過。去。說。也。奇。怪。此。時。人。馬。雖。多。到。反。肅。靜。無。譁。起
來。所。以。連。馬。蹄。子。落。在。地。上。都。沒。有。甚。麼。大。響。聲。大。不。是。剛。纔。那。種。天。要。落
下。來。的。景。象。了。我。看。了。會。心。裏。忖。度。道。喔。唷。這。怕。不。是。出。會。罷。租。界。上。最。不
贊。成。的。是。迎。神。賽。會。差。不。多。連。白。日。裏。還。不。准。呢。那。裏。黑。夜。更。深。到。反。准。出
的。道。理。呢。誰。知。想。猶。未。了。再。一。抬。頭。只。見。我。所。站。的。地。方。並。不。是。碗。店。門。首
原。來。是。站。在。北。京。正。陽。門。外。大。柵。欄。街。上。那。兩。旁。店。鋪。諸。如。王。二。麻。子。家。了。
同。德。堂。家。了。都。同。死。了。人。似。的。關。得。一。個。水。洩。不。通。我。此。刻。心。裏。更。不。覺。恍
恍。惚。惚。身。子。如。同。踏。在。雲。端。裏。似。的。不。由。自。家。問。自。家。道。我。不。是。分。明。記。得
住。在。上。海。的。嗎。怎。麼。這。時。候。會。跑。到。北。京。來。哩。繼。而。又。笑。道。小。雅。小。雅。你。定
是。日。間。想。做。官。想。瘋。了。心。了。所。以。帝。鄉。心。切。夜。裏。無。中。生。有。的。在。這。裏。做。官。

夢不料正在想着眼前忽地一黑。那些人馬都已不見了。再去留神細看那裏有甚麼。正陽門正陰門原自一個人站在上海馬路上。耳朵邊就像遠遠聽見有一派簫管之音。我此時被這樂音送到耳朵裏。到覺得腦筋裏清爽了許多。於是順着那樂音尋去。只見前面來了一簇。五方日月龍鳳旌旗。一柄九曲黃龍寶蓋。一柄又高又大黃緞繡金龍大纛旗。那旗的上下四邊都是金手指頭粗的金剛鑽及紅黃藍各色寶石鑲嵌而成的。當中一行碗口大金字是（奉天承運中國萬世立憲之始祖皇帝陛下）金字上一筆一筆都放出寶光來。被那馬路上電氣燈映射得分外光明。瑩奪目。我此刻正在那裏仔細看那旂上字跡。私念中國皇帝一向是抱閉塞主義的。怎麼會肯坦然出來巡狩呢。後來又一想。哦。你沒有看見那旂上明明寫着立憲二字麼。大約是一個國裏立了憲。國民就有了尊君愛國的程度。決不敢再去做那荆柯聶政的勾當了。國君也可以放心大胆將萬幾重担交代與責

任內閣自己出外自由玩耍與民同樂耳誰知一句話還未想了忽見有一簇騎對子馬的軍官都手執着豹尾鎗簇擁着一輛九馬黃緞繡金龍轎車如風捲殘雲一般突自從我面前飄忽過去轎車前那一班護衛人都拿着極嚴重的口聲對着我吆喝跪跪跪及至我纔要跪下去又聽見有人喊道捉捉捉便覺得有許多紅頭髮黃鬍鬚的印度巡捕走上來捉我我要上前時前面有車駕擋路我要退後時後面又有外國人追趕不覺一時左右爲難急得一身冷汗忙睜眼看去原還是一個人睡在店裏眼前景物全無只耳朵邊似乎有人還在那裏喊說你別看看麼你這個人忒嫌胆小後頭還有哩我心中甚想回答他我嚇得快嚇死了我別看了我別看了無奈嘴裏再也回答不出甯了一回神聽聽店裏扣時鐘已有七下一班學徒正在那裏下好排門有兩個因收拾雀食不知如何會將一籠八哥兒放走了那八哥兒又叫(鷓鴣)性同鷓鴣善曉人言當時乘空嘩喇一翅正飛到對門

屋簷邊上立着一面拿嘴梳着翎毛一面學着蘇州白道謝謝儂。去哉說完。早一翅飛得一個無影而又無踪。這裏一班學徒知道是老板的一塊心頭肉。也不知費却幾許工夫。起五更睡半夜。纔把他教會了說話。如今一旦放飛了。如何不急。所以七張八嘴的喊道。捉捉。還有兩個大些的。在旁邊說油兒話。道你們別弄了麼。那些小學徒。守着嘴道。還弄甚麼哩。只預備回來。一家一頓打替八哥兒送行罷了。大的道。你們明也忒小。賊裏廟後多着哩。回來真要追究買一個來賠就是了。又一個道。要買甚麼。老板家裏後面還有哩。我這一聽。纔知道適纔夢境。都是以訛傳訛。平空締造的。但是回思情景。如在目前。不禁心裏又勃勃亂跳起來。可巧稼吾這日。比往常都早也進了店。還未及說別的話。就一逕走到我牀面前。問道。小雅你起來了麼。你可知。道光緒爺有不妙的消息。我還未來得及答他。他又接着道。哦。可是你恐怕這兩天上諭。還未及見。那前天就奉過皇太后懿旨。叫醇親王爲攝政。

王監國所有一應軍國大事皆歸其裁度施行。昨天又奉懿旨着派崔玉貴太監（慈宮總管）爲諳達擁抱醇邸之子入宮教養接連。昨晚各報館又接到北京急電說上病大漸於今日酉刻已絕望。但是早幾天已說病好了已諭令起居注尙書房等官加添進講鐘點。各省所保薦的御醫也有的回來了。我不懂怎麼忽然又把病鬧反了的呢。真真奇怪。所以我今日特地起一個冒早想去買一張報來看看。誰知各報館到這時候還未出報。你想要不是等甚麼要緊消息可能遲到八九點鐘還不出報麼。小雅你快些穿衣服。我同你出去探聽探聽去。我聽了起先還想同他掙扎說兩句不意剛正想開口忽覺得從心坎裏發出一股酸氣直透泥丸宮。一時眼花撩亂。又像嚇得害怕。又像有甚麼事情傷心。祇差一點兒哭將出來。當下急忙用十二分忍力將那眼淚忍住。強勉穿好衣服洗了一個臉。忙同稼吾匆匆走出店門。其時外面業已有十點多鐘。街上人都紛紛的拿着藍字申報在那裏一

頭走一頭看。稼吾失色道：「哎，晴不好了，向例只有遇國喪纔能用藍字報呢。就是報館裏東家翹了辮子都不能用的。」說着，兩人已走到四馬路口。一家大吉樓，戲扇店，轉灣角上，那店裏櫃檯上面正有一位胖胖兒的面孔黃黃兒的皮子鼻上架了一副半時半古的木做洋式玳瑁邊眼鏡，在那裏雙手捧着報紙，嘴裏詔曰詔曰的亂啐亂念。稼吾性急見街上衆人都是眉頭縐縐的，只有他一人喜笑不覺，悞認他是個和氣人，就走上去想借他手裏報紙看。誰知他不但肯借，不但和氣，而且更異常懺頭異常可惡。當下見稼吾要借他報紙，看他忙一手除去眼鏡，一手壓着那張報紙，臉上發出一種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笑道：「笑話，我們出錢的人還沒看出一個子曰來呢。你們不出錢的人，到要想來占頭籌了，真是笑話。我們這裏又不是閱報社，又不是茶館，稼吾道：「甚麼茶館酒館充足量不過十五個大窮錢一張，我就替你足下惠這張報紙的鈔，也有限，到是何必犯出這種不開通的樣子來。」

他聽了更拿鼻子哼了哼道。嘿。嘿。十五個大窮錢。一張你家裏好大個十五個錢。稼吾還要同他辯論。旁邊過來一個老者勸道。你閣下既知道十五個錢。一張。何不去買一張自由自主的去看哩。又何必在這裏同他爭這些無益之言呢。一句話到提醒了我。也勸稼吾道。這位老先生的話。到不錯。本又不是外間沒得買的罕物。我們何必定去仰他人鼻息。做甚麼哩。碰巧迎面就來了一個賣報的。懷裏抱着一大堆報紙。其中也有藍字的。也有仍是黑字的。稼吾忙招手道。買報。買報。來來來。揀那藍字的。買一份。與我那賣報的嘴裏雖應着嘔嘔。藍字報是申報館出版的。今日不問那家大報。都要一角錢。一張。纔賣哩。脚下却還自走着。稼吾發急道。爲甚麼要一角錢。一張。那人道。我也不知道。爲甚麼要一角錢。一張。等我去問了來。再告訴你呀。說完。早一溜煙跑了。我心裏因有預兆。再加見了這種神情。突自驚疑不定。稼吾更已猜着八九分。諒因國家有了非常變亂。故各報纔一時洛陽紙貴。竟從

十五文一張的價值飛漲到一角一張。及至再去回頭看那胖子。只見那胖子格外搖頭晃腦十分高興。稼吾忍不住要去罵他。幾聲我笑道。這種人大概是全無心肝的你我此時愁天吊下來還愁不了哩。那有閒工夫去同全無心肝的畜類計較。稼吾道。然則我們還是到前面茶館裏去坐坐罷。我也因早起未吃一口茶水。正想尋一處歇脚。帶吃一點點心。當下深表同情。一路走去。看看已至四馬路石路口。見有一家滙芳園茶館。就同稼吾忙走上樓去。揀了一個座頭。茶博士循例過來問吃紅的吃淡的。稼吾道。淡的。茶博士笑道。辛先生一向都吃紅的。今日忽然要吃淡的。難道連吃口茶都要帶國孝麼。稼吾知他是下流社會人。語言無狀也不去睬他。只在租報的手裏要了幾張報過來。急急展開。只見上面寫道。十月二十一日。欽奉。

皇帝詔曰。朕自冲齡踐祚。寅紹丕基。荷蒙皇太后。幃育仁慈。恩勤教誨。垂簾聽政。宵旰憂勞。嗣奉懿旨。命朕親裁大政。欽承列聖家法。一以敬天。

法祖勤政愛民爲本。三十四年中。仰稟慈訓。日理萬幾。勤求上理念。時事之艱難。折衷中外之治法。輯和民教。廣設學堂。整頓軍政。振興工商。修訂法律。預備立憲。期與薄海臣民。共享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災。凡疆臣請賑請蠲。無不恩施立沛。本年順直東三省。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省。先後被災。每念吾民。滿目瘡痍。難安寢饋。朕躬氣血素弱。自去年秋間不豫。醫治至今。而胸滿胃逆。腰痛腿軟。氣壅咳喘。諸証環生。迭起。日以增劇。陰陽俱虧。以至彌留不起。豈非天乎。顧念神器至重。亟宜傳付得人。茲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聰明。必能仰慰慈懷。欽承付託。憂勤惕勵。永固邦基。爾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積習。恪遵前次諭旨。各按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庶幾九年以後。頒布立憲。克終朕未竟之志。在天之靈。藉稍慰焉。喪服仍依舊

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接一行本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太皇太后懿旨。昨日降旨特命攝政王爲監國。所有軍國正事悉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現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後軍國正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面議施行。欽此。

稼吾翻了翻。只見後面還有一行京電。望了不禁把桌子一拍。道：「不好了。正是。」

聖主不知何處去。

空留遺恨在人間。

要知稼吾因何恐慌。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新國民彼此揭姦情

老學究慷慨論儲嗣

稼吾翻了翻。見後面緊排着（上病大漸今日。卽二十一日酉正二刻升遐）。

又一行云：「慈宮亦未辦事攝政王醇邸及慶邸進內宮請訓。」穆音著吳不禁拍案大驚道：「不得了，不得了，外間的謠言竟是真……說着，那股熱淚早已隨聲而下。我聽了，更不免酸楚異常，自念目下家世，雖說清貧，然歷代受國厚恩，如今到我手裏，不能繼先人之志，僅叫我於魂夢之中，恭送大行皇帝龍馭上賓，豈不令人慚愧？後來又一想道：「哎，我今年到已三十以外的人了，若長此庸庸碌碌，或者將來再因境遇而改操守，豈不非但不能爲王氏之令子，且不能算中國之完人嗎？想了一起，又自己打算道：「如今光緒帝是已算平平安安的歸天去了，將後新主當陽，朝野局面自然一變。我看舊學界的人，嘴說無用，然而還不至於公然悖逆作亂，所以明清兩朝前後數百年，除却幾起邊寇作擾，同幾起漢奸誤國以外，却没有出過縉紳之家，敢明目張胆的造反的。如今新學界則不然，什麼一般留學生，那怕老子做着現任監司大員，只要自己一經出過洋，沾過一點東洋人餘氣，不由的心肝也

變了。眼眶也大了。行止舉動直如抽皮換骨。脫胎變形。一開口。離了平權。流血不談心。一動心。離了自居。爲將來是新中國的主人翁。不另着想。唉。我怕這班變種。生朝廷。每年化了無限金錢。設或將來中國不幸。再出有咸同年間。那種大亂。要想這班變種。生裏頭。再揀個把像曾左彭李那種人出來。望望。恐怕是萬不能哩。唉。其實這番熟說。都是外人用的絕大反間計。想借教育力量。把他那反間計。深印在那班新學子腦氣筋裏。好讓他們回國後。漸漸傳染起來。自相吞併。以便達他的蛤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目的。只是古人有了個蘇秦。倡議合縱。就有張儀。建言連橫。以破之。天地生才。往往互相箝制的。怎麼我不懂他們那班新學界裏。難道竟沒有一個明白的人。懂得這個道理。想個法子。打破了那外人的詭計麼。有人說是國運如此。勢難挽回。大約這班新學朋友。都是應運而生的了。不說我一人想了一回。心裏覺得異常沉痛。覺得又不像酸。又不像疼。竟似有無限數糖醋油酒。一齊都灌在

腔子裏似的。竟說不出一時是個甚麼味兒來。及至再去看看稼。吾只見稼。吾仍在那裏低着頭。子程子曰的看他的報。一邊靠窗扇的棹上。本來就坐了一大棹游學生。只因我適纔上樓的時候。因爲心有所思。所以目無所見。如今坐定下來。心裏事情也漸漸想開了。不意猛然抬頭看去。只見他們正在那裏。扳手舞脚。一問一答的說話。一個道。中國這種專制政府。到是那一年纔到絕命時代。哩。走了一個。又來一個。我們做主人的。不大家結合團體。去敦促他改良。要想政府自己改。就怕再有一個耶穌降世。一千九百八年也改不好呢。一個道。我們且不說別國。且說日本。你看他人民何等自由。男女何等大方。又實行了強種策。又消患無形。免了許多奸情案子。不意同棹有一留學生。不等他說完。便接着笑道。罷了罷了。我勸你少說句把罷。你不該在橫濱。因調戲人家旅館裏。使女被那使女拉你到警察局去。好好的敲了你一筆大竹槓。這不是姦情案子是什麼。那人聽了。怔了一怔。沒有回

答得出。忽然那人下首的一個近視眼笑道。你別要三斤半的鴨子。二斤半的嘴罷。范統君他還是在暑假期內。理應活潑活潑。筋骨的不像你。溫大哥。身上下邊害了一個大橫痃。睡在醫院裏。還要死不。老實。強姦人家。醫院裏的看護婦。鬧得被監院知道了。喊警署裏派人來攆你出去。惹東京各報上。譏評中國留學界人格低。那纔是我們同胞裏的出類拔萃的大紀念呢。同棹那人笑道。你說人你哩。你哩。那近視眼道。我有什麼。我本來就不喜愛日本婦女。那種四不相的樣子。頭上像道士。身上像和尚。脚下拖着一雙木屐。背後駝着一只討飯口袋。一年到頭。無論寒夏。縮着一雙手。走起路來。吃答吃答的。到像個什麼東西。一面說。一面高興。便扯着湖北麻城土音。高唱起（太陽滿天下。呀。思想小冤家。思想起來。渾身麻。不記當初話）唱到這裏。不防被同棹那人。輕輕轉到他身後。面兜的一個腦刮子。笑着罵道。你這個人。格重的好。重得連渾身都麻起來了。誰知用力過猛。一句話還未說完。只見

早把那人一頂外國草帽托的一聲不偏不正打從那對面破玻璃窗內飛將出去。滴溜溜正落在一家刷過了還未收進去的淨桶裏。那些留學生當中也有抱怨那人冒失的。也有拍着手攢哈哈說幸虧是只刷過的馬桶。倘要沒刷過你老哥這頂尊冠要算是特別裝金的了。大家乘勢算還了茶錢。七言八語一窩蜂擁下樓去。當下我原要伏到樓窗上去望望究竟這頂草帽他還是帶了。走不帶了。走無奈稼吾不肯力勸我說那班留學界寶貝沒有一件做不出。真是人家說不出的話。他們能說人家鬧不出的禍。他們能鬧。前天在四馬路一家番菜館裏。因為聽得隔壁房間說了兩句牽涉留學生的話。他們居然敢拉出洋砲來跑去打人家呢。我聽了只得伸了伸舌頭。坐下來不意那走堂的在地下拾了一本日記。硬說是我們落的。順手送到我們棹上來。稼吾道我明知是那起寶貨遺下的。但是不同什麼錢票之類。有關名譽。落得打開來看看他們的宗旨。便一手翻了開。只見上面寫道。

國朝紀元之歷史「天命紀元」太祖率貝勒大臣統步騎二萬征明書七大恨誓告天地「天聰紀元」朝鮮威服蒙古敖漢部奈曼部舉國來歸太宗親征明至錦州「崇德紀元」建國號爲大清遣大學士范文程祭先師孔子（以上是爲皇業興隆時代）「順治紀元」世祖尙在冲幼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爲攝政王旋多爾袞統大兵入山海關招降明將大破流賊定鼎燕京（以上是爲入主中原之始）「康熙紀元」聖祖遵遺詔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政大臣平滇南定山東安輯浙江福建廣東等省投誠官民（以上是爲統一天下之始）「雍正紀元」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內外文武各官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爲王爵詔修明史開恩科「乾隆紀元」高宗務休養生民詔舉賢良方正試博學鴻詞頒十三經二十四史於各直省及府州縣學詔建尊經閣（以上是爲海內太平時

代)。「嘉慶紀元」仁宗御極。尊高宗爲太上皇。時以川滇兩湖苗匪教匪不靖。屢遣大臣剿撫之。(以上是爲逆匪萌芽時代)。「道光紀元」逆匪傅添貴等作亂。慶保。尼瑪善等討平之。廓爾喀王朝貢朝鮮。越南。琉球來貢。(以上是爲威德遠播時代)。「咸豐紀元」湖南寶慶賊匪分竄貴州湖北等省。命馮德馨。裕泰。喬用遷分討之。廣西盜匪蠶起。簡林則徐會同鄭祖琛向榮剿之。(以上是爲賊匪蔓延時代)。「同治紀元」粵匪蹂躪半天下。時穆宗在冲齡。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用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左宗棠等分路兜剿。漸奏虜功。(以上是爲將帥雲集時代)

我同稼吾看到這裏。只見他那「粵匪」句上。又用五彩洋筆批了「同胞須知」四字。「兩宮」句上。批着「何必多此一舉」。「曾胡駱左」句上。用大字批着「殘害同胞。奴隸無恥」八字。稼吾看了。只得冷笑了一笑。又

朝下面看去。

「光緒紀元」粵捻各匪業經削平滇黔關隴俱臻安靖時景宗在冲齡兩宮皇太后仍垂簾聽政中外綏服海內望治（以上是爲中興時代）「宣統紀元」今上御極奉太皇太后遺詔以醇親王爲監國攝行政事遵先皇帝遺詔實行預備立憲。

他又在那「中外綏服海內望治」同「實行預備立憲」兩處批着「不怕醜」一「騙騙小孩子」等字樣我笑道這些寶貝真淘氣到底了寫上這許多刻薄話做什麼哩不防稼吾眼快忙喊道你看他這裏還有一張譯西報的譯稿呢說着便念道十月二十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太皇太后詔曰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闈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統適當寇亂未平討伐方殷之際時則髮捻交訂回苗俶擾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滿目瘡

瘼予與孝貞顯皇后同心撫視夙夜憂勞秉承文宗顯皇帝遺謨策勵內外臣工暨各路統兵大臣指授機宜勤求治理任賢納諫救災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難轉危爲安及穆宗毅皇帝卽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統時事愈艱民生愈困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不得不再行訓政前年宣布預備立憲詔書本年頒示預備立憲年限萬幾待理心力俱殫幸予體氣素強尙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來時有不適政務殷繁無從靜攝眠食失宜遷延日久精力漸憊猶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復遭大行皇帝之喪悲從中來不能自克以至病勢增劇遂致彌留回念五十年來憂患迭經兢業之心無時或釋今舉行新政漸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齡正資啟迪攝政王及內外諸臣尙其協心翊贊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國事爲重尤宜勉節哀思孜孜典學他日光大前謨有厚望焉喪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兩人剛剛看完。稼吾蹙着額道。照這一看。連老太后也怕不妙了。不料那近視眼的留學生。忽忽跑回。眶着眼在那地下四處亂找。我同稼吾早知道他是找的這本日記。好在他那眼睛。只有寸把眼光。看不明白。被稼吾在他前面一遮。我早一伸手。將那本日記。摔到棹肚裏去。那人用手摸索了半回。纔好容易摸着去了。稼吾笑道。徼倖徼倖。不然要知道我們看過他的。不曉得又要鬧出什麼樣子來。哩我也笑了笑。再看那些吃茶衆人。內中有幾位老氣橫秋的正在那裏紛紛議論。也有的說。今上入承大統。但不知還是承的穆宗毅皇帝大統哩。還是承的大行皇帝大統哩。若是承的穆宗毅皇帝大統。則將置御宇三十四年之大行皇帝於何地。若是承的大行皇帝大統。則又將置嗣續久懸之穆宗毅皇帝於何地。縱不然叫吳可讀白白的吊死在皇陵上不成麼。又一個說。你這個人真可謂眼大無光了。你就沒有見着今天報上明明刻着。不得已以攝政王之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兼承大

行皇帝之祧。那一道上諭麼。一個又道別的也罷。只是將來民間有人爭產兼祧。打起官司來。這到要算是一條欽定的特別定例呢。說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正在各茶客議論不一。不期忽從樓下走上一人。手裏卡着許多傳單。逢人亂散。那些吃茶的人。有安徽口音的。覺得格外恐慌。忙着手慌腳亂的。惠了茶錢。紛紛散去。正是

先主纔歸白帝城。

亂兵又報紅羊劫。

要知傳單宣佈甚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警信遙傳軍官遇害 省城吃緊巡撫受驚

你說那紙傳單。果是傳的甚麼話。只因今年皖省太湖地方。早經奉到陸軍部咨文。着爲南北兩軍秋操戰地。因此外間就有許多謠言說革命黨要在秋操時起事。以繼徐錫麟之後。當下官場雖然不敢深信。然也就不免於防範問題上。添幾分嚴緊。再加先是有吳紫瑛徐寄塵二女士。於春夏間倡議

爲徐黨秋瑾建墓於西湖之濱。居然華表巍峨。一如岳武穆制度。蓋彼黨中直以莫須有三字獄比秋氏也。並題其墓道曰：（殺首足千秋。黃種同胞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列公此事在徐吳二女士哩。不過偶爾俠骨仁心。澤及枯骨。誠如浙撫覆奏中所云。純是一時慈善主義於東西洋紅十字會舉動相近。誰知竟被御史常徽據實叅奏了一本。並請旨平秋瑾墓。嚴究其發起埋骨各人。彼時幸聖明寬大罪止及身。僅寄諭浙撫查辦。浙撫恐此事格於輿論。且更不欲重興黨獄。故覆奏中有以上云云。當時還有人說該御史此奏。其所以未能得手者。實因措詞猶有未當之處。若將摺奏中所指之徐寄塵吳紫瑛二女士名姓下。用註釋煨煉法。略謂徐寄塵者寄與。繼通吳紫瑛者吳無同音。紫瑛卽知音。考其處心積慮。顯係因秋匪一死一則抱前扑後起之宗旨。誓繼秋瑾之後塵。但時事不齊。姑徐以待之耳。一則從此天下除秋瑾外。更無知音。若用此一轉移引証。確鑿徐吳雖有。

西江之口南嶽之舌吾知亦必無幸免之理奈該御史未能十年讀書十年讀律竟見不及此殊爲可惜但政府却也被常徽嚇了一嚇知道外省革命人心未死倘若一朝死灰復燃豈不牽動大局所以此時南北秋操抵境皖撫朱經帥早已奉到政府密電叫他加意防守慎防徐錫麟羽黨引誘滋事又有一說說近年保皇黨同革命黨時有齟齬互相誹薄革命黨曾仿前溪讀曲作妾婦吟五章以嘲保皇黨其詩曰（與郎相遇時妾年十有六美景與良辰同郎共榻宿）妾旣受郎恩郎亦愛妾美何意數月間中道竟相棄）（妾原無異志郎君自信譏天涯任飄泊隕淚溼羅衫）（與郎雖異姓血肉已融和何事黑白淆前途盡倒戈）（聞道郎君病瘦減妾腰圍魚書頻問訊郎意竟如何）前言康梁得用次戊戌變政次倉皇出走次融和滿漢次電請聖安一時雖傳誦殆遍但革命黨此舉就猶如諸武忠武送巾幗女衣與司馬仲達同一用意因此保皇黨引爲大辱遇事偵探革命黨秘密舉動洩

之於中國政府。據說廣東二辰丸之發現。廣西革命軍之失敗。此次安慶馬砲營兵變。中國官場得以先事預防。未始非東京密電之故。閒話少談。再說朱經帥正在日夜提防。惟恐不足。所以秋操出省犒軍。到已走到半路上了。忽又想起來。電調省防一營。由安慶城外按五里一屯。一直扎到操地上。爲止。二十一日。因接到北京龍飛警信。遂於當晚趕回。二十二日晚間。砲營管帶陳硯農見時。已二鼓全營。尙未熄燈。且似聞有磨刀霍霍。擦抹軍器聲音。於是自己又出去巡閱了一遍。只見各兵丁都未脫衣服。倒身假睡。間有交頭接耳者。語音至細。莫可辨認。陳管帶心知有異。急忙回到自己住的管帶室。正在要想傳隊官詰問。不意隊官熊成基不候傳喚。忽然上來回說。如今大行皇帝已死。我等正好乘勢舉行革命事業。衆議僉同。特來知照你一聲。我們好就此動手了。陳管帶聽說可憐立時把舌頭都嚇短了三寸。過了好一會。好容易纔回道。動不得。熊成基冷笑道。動得也要動。動不得也要。

動。總。而。言。之。今。日。之。事。勢。在。必。動。說。到。這。裏。忽。又。翻。轉。面。皮。沉。下。臉。道。不。問。你。動。不。動。我。們。今。日。定。動。陳。管。帶。明。知。事。無。挽。回。此。時。已。透。過。一。口。氣。來。心。裏。反。覺。有。了。主。義。自。己。想。道。這。都。是。熊。成。基。他。們。少。數。人。作。耗。那。有。全。營。造。反。之。理。我。不。若。奔。往。講。堂。聚。衆。演。說。曉。以。軍。人。大。義。証。明。資。格。尊。崇。各。有。保。衛。國。家。責。任。今。若。以。保。衛。國。家。之。人。反。躬。行。叛。亂。國。家。之。事。出。乎。反。乎。辜。恩。溺。職。無。過。於。此。且。爾。等。一。身。從。軍。家。中。諒。有。父。母。妻。子。何。必。無。故。聽。信。此。等。不。經。之。談。爲。滅。門。之。禍。上。既。爲。朝。廷。之。亂。臣。下。又。爲。家。庭。之。賊。子。進。不。能。處。世。退。不。能。立。身。無。辜。斷。送。好。大。頭。顱。殊。爲。可。惜。列。公。當。時。要。能。讓。陳。管。帶。慷。慨。演。說。一。番。八。千。子。弟。未。必。無。聞。楚。歌。而。思。漢。帝。之。人。無。奈。熊。成。基。緊。緊。跟。至。講。堂。不。容。他。演。說。不。但。不。容。他。演。說。反。誣。栽。他。是。革。命。黨。一。個。說。管。帶。是。革。命。黨。管。帶。謀。反。兩。個。說。管。帶。謀。反。一。時。人。多。嘴。雜。刀。鎗。並。舉。不。容。分。說。竟。同。剝。肉。圓。似。的。將。陳。管。帶。硯。農。砍。死。於。亂。刀。之。下。唉。肉。身。飛。作。白。蝴。蝶。鐵。血。

染成紅杜鵑。此後英魂歸何處。空教寒食記年年。陳硯農已死。熊成基自知。已成騎虎之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立刻派心腹人守住營門。登壇諭衆曰。各兵丁如有甘心抗拒。本革命軍總統者。看依陳管帶爲例。倘願隨同舉事。速舉左手。各兵都私議陳管帶待熊隊官平日情逾骨肉。幾次託熊隊官帶往南京。家信銀兩儘數皆被熊隊官脫空用了。陳管帶從未有計較。過如今只因兩造宗旨不合。尙被熊隊官殺害我等下人。何敢違拗。一齊都高舉左手。口稱民主。萬歲。熊成基大喜。隨卽命人放了號火。約齊馬隊叛兵。同在一處。率衆擁至軍械所。殺散守所官兵。將過山大砲。擡到城下。施放。又襲取了城外砲台。當晚城內因見馬砲營同時火起。心知爲號火。撫轅已有准備。再加他們挾衆往軍械所時。早有人將亂信報入城去。所以再等他們由軍械所回營。又由營展轉再想進城。此時城門業經關得水洩不通。各官都上城守禦。熊成基五次三番設計冒充城外巡防隊救兵。想混入城去。皆被城上

察破未能得手。及至喧喧擾擾。鬧至黎明。馬砲叛兵子彈已將次用完。撫台更派人縋城出外。飭令駐守江口兵輪二艘。用大砲向砲營轟擊。城上守禦兵又極力俯攻各叛兵。漸有不支之勢。陸續逃走。迨至第二日午後。協統余大鴻帶隊出城抄襲時。熊成基及各叛兵已散去多時。連影子都沒得見了。且住且住。著者秉筆至此。斗然想起我從小兒曾聽我們寶應那裏父老說。洪澤湖駐紮的鹽捕營兵統領。每逢出去剿梟之前。必定託人拿了官銜名片。先同梟匪說通。叫梟匪約期暫避。或自家預先買上許多私鹽。用幾隻破船裝了。停泊在人少畜生多的港汊內。佈置停當。再鳴鑼振鼓的開隊出去。約開拔到那停船地面。便如見鬼一般。把不要自己錢買的鎗砲彈子。儘性對著天叮叮咚咚亂放一陣。等放澀了。然後將一隻隻鹽船叫手下兵丁掌著。得勝鼓號。拖回本營。第二日詳報上司。不是說卑營探得有大幫梟匪在某處。灑派私鹽捆人勒贖。經卑營不動聲色。帶隊馳往兜拿。卒因港汊紛歧。

致被兔脫。僅獲私鹽若干。連船解案。伏乞憲台鑒核。施行。或者是沐恩某人。於某日正在督隊巡緝。適遇大幫梟匪。鬪至胆敢開鎗拒捕。沐恩當卽激勵部下奮勇迎頭痛擊。鏖戰至幾小時之久。卒因梟衆兵寡。加以逼近黃昏。路途不熟。致被逸去。除將所獲私鹽若干。船備册解交就近官廳。棧查收外。一面會同地方官懸賞購線。上緊緝務。獲稟究理。合謹將拿獲私鹽。並與匪接仗大略情形。先行馳稟云云。當時我還只說寶應上連清淮。下通揚鎮。舊爲鹽梟幫匪出沒之區。只有這一處爲然。誰知我後來再一探聽。竟是天下老鴉一樣黑。凡是辦梟的地方。營汛風氣皆是如此。甚而還有無故鎗斃平民。指爲梟匪的。亂將私鹽包攢到鄉下富戶人家。誣良爲梟的。更還有同梟匪串通。一氣唆使他誣扳出許多殷實鄉民。好拿出他們那種狐假虎威的伎倆來。挨戶索詐了銀錢。同梟匪瓜分的種種弊竇。真是更僕難數。即如此次安慶省城馬砲營兵變。協統余大鴻不於兵臨城下出奇制勝。反遲至翌

日午後。俟叛兵已經全散。始好整以暇。繞道出城。名爲追敵。實則養癰。致使叛首熊成基。悠然遠颺。貽君父之憂。種燎原之火。是誰之過歟。話且慢表。且說我們當時在茶館裏所見傳單。却沒有這許多話。這些話都是我事後調查來的。他那傳單上。只有（本月二十二日。安慶馬砲營兵變。撲城管帶陳昌鏞被戕）又一則云（現在城圍已解。叛首砲營隊官熊成基在逃。朱撫電調蕪湖兵隊覆云。蕪防亦吃緊。難來）這幾句話。那知到已將那些吃茶的人都嚇得只恨爹娘生少。兩隻腿頃刻之際。都一齊跑光了。原來那些茶客中有本是安徽籍貫的祖宗墳墓所在。自然是怕。當真鬧吵了。鎗砲頭上是沒眼睛的東西。難保不玉石俱焚。還有幾個家裏有小老婆的。又恐怕假如被革命黨擄了去。做起壓寨夫人來。那可就要替他戴特別的綠帽子了。所以既想著死的。又惦記著活的。因此一種惓懷桑梓之心。比別處人更重。其餘諸人就別是安徽出產。當此先帝初崩。嗣主冲幼。人心已覺危疑。如今

再聽見鄰省兵變。又加適值秋操在境。統計南北洋各軍。暨各省各國隨同辦事觀操人員。不下一二十萬。倘要真個有革黨在裏頭煽惑起來。那還了得。麼再說一句。誰沒有三個窮親戚。某人在皖北經商。某人在皖南作宦。骨肉牽連。惹中事耳。何況安慶到上海。水有輪船。早有鐵路。只要安慶不安。上海也就下海。了一般喜歡嫖的人是沒有嫖。了一般喜歡賭的人是沒有賭。了一般有嬌妻美妾。大廈洋行。老姘頭。小房子。那時不是付諸一炬。卽是爲人所有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這是宛其未死。他人已入室了。苟有一件關心的。豈有不張皇之理。所以當下各人肚裏都懷著各人的鬼胎。不知不覺相繼散去。正是。

甯做太平犬。

莫爲離亂人。

要知安慶兵變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宣佈。

第六回 聽童謠志士傷心

搜密奏大臣去位

我再。看。那。游。學。生。時。那。游。學。生。也。不。知。是。何。時。走。了。稼。吾。更。是。低。頭。不。發。一。語。只。拿。着。那。張。藍。字。報。出。神。出。了。一。會。忽。地。拍。着。桌。子。道。伯。倫。雖。非。我。殺。究。因。由。我。而。死。我。笑。道。你。說。甚。麼。甚。麼。由。你。由。我。的。那。知。他。也。不。來。睬。我。只。管。一。味。的。癡。喊。適。有。一。個。賣。布。的。倭。子。走。上。樓。來。問。可。要。買。北。京。大。布。麼。他。便。想。搶。過。去。抓。人。家。問。人。家。是。內。務。部。還。是。外。務。部。又。說。人。家。是。孫。猴。子。差。來。行。刺。的。定。是。知。道。他。要。追。究。大。鬧。天。宮。的。案。子。所。以。那。孫。猴。子。打。人。不。如。先。下。手。先。差。人。來。殺。他。一。嘴。胡。言。亂。語。鬧。得。樓。上。樓。下。鬧。上。許。多。人。好。在。走。行。的。都。是。熟。的。我。只。推。說。他。今。天。在。一。家。倖。子。裏。燒。路。頭。多。吃。了。一。杯。酒。吃。醉。了。好。容。易。一。面。將。那。倭。子。敷衍。走。去。一。面。夾。人。替。他。雇。了。一。輛。人。力。車。子。來。硬。將。他。納。在。車。上。他。還。一。路。上。亂。喊。亂。叫。喊。說。今。年。上。半。年。蘇。杭。甬。鐵。路。借。款。事。起。合。江。浙。兩。省。人。無。窮。若。干。的。運。動。公。舉。代。表。晉。京。其。影。響。結。果。也。不。過。見。了。部。臣。數。面。我。今。日。不。費。吹。灰。之。力。活。活。一。個。大。部。被。你。放。走。了。你。好。

好。還。我。不。然。我。定。回。你。拼。老。命。我。知。他。此。時。神。經。業。已。昏。亂。無。可。言。理。只。催。着。車。夫。快。走。恨。不。得。一。步。送。他。到。家。所。幸。薈。芳。園。到。他。住。家。三。馬。路。不。遠。祇。走。完。半。條。石。路。再。一。轉。灣。就。到。了。他。夫。人。聽。說。他。忽。然。得。病。也。亂。了。手。脚。忙。趕。出。將。他。伏。伺。了。下。車。我。當。將。他。得。病。情。形。約。略。告。知。又。囑。咐。了。幾。句。好。生。調。養。的。話。我。也。就。隨。即。轉。回。店。中。一。宿。無。話。第。二。日。早。起。各。報。上。已。將。太。皇。太。后。仙。馭。升。遐。之。信。正。式。宣。布。出。來。所。宣。布。的。升。遐。時。刻。遺。詔。詞。句。竟。與。昨。日。那。游。學。生。所。記。無。絲。毫。訛。錯。怪。不。得。他。們。自。稱。爲。新。中。國。將。來。的。主。人。翁。哩。畢。竟。信。息。見。解。比。別。人。靈。通。些。此。時。安。慶。叛。兵。亦。已。平。靖。了。江。督。端。午。帥。也。致。電。上。海。道。台。說。閱。操。畢。即。行。回。省。租。界。巡。捕。已。將。帽。上。紅。纓。摘。去。各。領。事。署。以。及。浦。江。停。泊。各。國。兵。輪。各。洋。行。都。奉。到。本。國。駐。京。公。使。訓。條。下。半。旗。二。十。七。日。日。本。領。事。更。諭。令。日。商。停。止。音。樂。以。誌。哀。思。真。是。光。陰。迅。速。又。早。過。大。行。皇。帝。殷。奠。之。期。英。美。馬。路。行。家。店。家。都。謹。遵。商。會。所。發。國。制。傳。單。將。

幾條街掛得一片白。素燈素綵十分整齊。我一

因憂稼吾病勢日

益加劇。正在沒有理會處。陳作梅雖然來過數次。見稼吾有病。無人招待。又加南京案情已鬆。姪兒一時又急切尋找不着。只得在上海客寓住了數日。仍然回南去了。到是李吉生。聽說稼吾有病。每日飯後無事。便來探望。我因拉着他閒談。問他這兩日作何消遣。吉生道。消遣地方儘多。卽如租界幾家戲館。前日勉強關了三天。門現在到又依然鑼鼓喧天了。只是我們忝在學界。不便去罷了。我笑道。你們學界不便去。我看官界商界到便去的甚多。但是那些唱戲的。却不該平日開口內庭供奉。閉口內庭供奉。現在內庭裏。既有大事。外國使館尙停止音樂。二十七天呢。他們既是本國人。又是一向借內庭掛幌子的。就狠不該再唱了。吉生笑道。唱戲的那裏有甚麼好人。懂得愛國思想的人。到別來做這種漂行生意了。依我說。可惡還是那些聽戲的明明。按目走。儻嘴裏大人。大老爺。喊得起采。怎麼就不想想看他這大人。

大老爺是那裏來的呢。難道沒有皇上就先有他們這一班。祿蠹了麼。我聽完不覺失笑道。要照你這一說。荷花大少爺之後。又新發明了一種。浮萍大老官了。不意兩人正好閒談。忽有許多小孩子。三三兩兩走門口。唱着歌兒過去。我聽了一聽。他唱的是（中國人真可怪。皇帝伯伯沿街賣。不是籌款開學堂。不是需錢還洋債。中國人真可怪。一個銅板買三代。）我聽罷。想道。這就真怪了。怎麼這唱的。又像是歌。非歌。又像酷。似古。謠詞。心裏不覺詫異起來。忙想趕出店門去問。却被吉生擋住我。早從懷裏掏出幾張相片來。對我道。你不必問去。你只來看這個買賣品。就知道了。我聽說。只得立住脚不去。忙一面接過那幾張相片來一看。哦。原來一片是新皇帝。便服御容。一片是新皇太后。還有一片是攝政王。醇邸同新皇帝合影。各相片上面都題識得。明明白。白。是誰。是誰。我看了。這纔管悟那些小孩子唱的目的。所在。繼又忽的想道。這幾張銅板小照。別是前幾天在那家報上見過的嗎。現在怎麼

又會刷出單片子來發賣呢。縱不然報館裏人真個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竟爲這十個銅錢一片的好處。來拿出這種喪心病狂販賣君父的手段。不成麼。誰知正在想着。不料門口又來一夥鬻脚碼子身上衣服拖一片掛一片的手裏捧着好多御容相片續續陸陸在馬路上來往叫賣。正嘴裏調着腔。喊（不賤不要買十個銅錢買一張）不提防被個紅頭巡捕走來冷冷溜溜的拿起警棍從後面劈劈拍拍一頭亂打。登時把那些鬻脚碼子手裏買的所有相片打得七橫八豎飄落一地。也有吹下陰溝的。也有在走路的人腳下的。也有補在那馬車東洋車輪盤上呼呼亂轉的那些。鬻脚生兒着印捕就活像小鬼兒着鍾馗還不同。又不敢走攏來拾取。只遠遠的拿眼睛睜着還不敢苦臉還要學出假大方樣子。勉強對着那巡捕嘻嘻笑。及至再等巡捕走開。可憐那幾張相片已是糟躡得泥牛相似。連面目都辨不清楚了。我看着心裏實在難受。勢不能不追本窮源。根究到那發行

御容相片的人身上去。此時我欲待想問吉生一聲。這筆好買賣是你們貴同行中那位七孔玲瓏心的人做的。及轉念一想。又恐怕吉生也算是報界中人。我若問他。他必有一番迴護。正在展轉不得其辭。却好稼吾夫人因稼吾病重。叫人來請我。我因將這件事暫時丟開了。就便約吉生一同去。稼吾寓所探病。誰知一舉脚出門。只見那賣御容相片的人隨在皆是。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單張子的。也有裱成了的四馬路一帶。東洋雜貨鋪。同書坊店家。更將康梁六君子圖。同先帝御容。滙成一軸。張掛在門前。以爲紀念。吉生對於這件事。觀念果然另有見解。不但不責備那作俑的人。不應該將君父尊容印出來賣錢。反於路不時陳說。那幾種是申報館裏出的。那幾種是時報館裏出的。說得這御容相片許多好處。又能喚起全國人尊君精神。又能泯滅中國向來君民隔絕界綫。又能開通風氣。調和滿漢。我聽了不由的心裏甚不耐煩。但是舌頭長在他嘴上。他有他的言語自由權。我又不能叫

他不說想了。一回只得出其不意，笑道：「又能於金錢主義上，不無小補。」吉生趕忙答應，照照我見他還未懂得，因又跟上一句道：「照到是照，就是和婁子養兒子一樣。衆人有分沒處去請板權，不能禁止別人家不翻板的。不好吉生起先也還照照照的答應，後來忽像似乎回過味來，忙改口道：「這個到也。不然現在外面事，所謂競爭激烈時代，誰捷足誰先登，莫說這種事本來一時湊趣賣幾個錢，原無須甚麼板權。不板權的就是有板權，也不能長賣長賣，也不會有生意。再有一說，電報商股還是李文忠奏准永遠官商合辦的呢。那不但有板權，竟是有特權的。不該郵傳部一聲說要收賣，就收賣了。何況這是皇上小照，他只要有一個字說不准你賣，你還敢再賣麼？」我聽着這幾句話，還像在理，便犯不著再同他往底下頂了。看看前面已到稼吾窩，所不遠。我當下隨便敷衍了兩句，正預備緊走幾步，上前敲門，那曉可巧大路上說話，草窠裏有人忽從後面走上一個後生來，年約二十餘歲，尖尖臉兒。

頭上戴著一頂六角尖頂帽子。身上披了一領外國大衣。嘻皮笑臉的。喊著吉生名字道。小吉。你好。沒規矩。越過越好了。現在見著我。連站都不站了。吉生忙將頭一掉。見著那人。也便笑道。哦。我說是誰。原來是我大兒子。乖乖。你叫我站下來。做甚麼。那人道。我的兒。我問你甚麼。捷足不捷足。的。你可知道。這足的東西。是精蟲同。剛巢做的。可別是生鐵打的不。問甚麼人。只要捷足。不已。要捷出足。疾來。就不妙了。吉生聽錯。只說那人是罵自己的。便繃住臉道。誰得過足。疾不成嗎。那人笑道。你別要慌。你要聽足。疾。歷史。可快。附。上來。吉生見有我在旁。頗覺不好意思。忸怩了半日。又拿眼角偷漂了我一下。子。纔然後笑道。壞壞。快要弄出五丈原的。色。花。來了。那人笑道。我沒有看過三國。我別懂。你既不要聽。就是了。我走了。說着。便去找他原來車輛。大約吉生知道他皮氣。雖然說笑。每每說笑之中。一樣有正事。故而反追上去。真個兩人嘴套着耳朵。噤噤咕咕說了一大陣。只見吉生起先還吃吃笑。個

不。了。及。至。後。來。約。聽。到。十。餘。句。光。景。忽。把。臉。色。往。下。一。沉。眼。皮。一。瞪。神。一。甯。忽。到。不。笑。了。我。只。遠。遠。聽。他。對。那。人。道。可。惜。可。惜。那。人。說。完。到。底。是。山。難。改。性。難。移。仍。然。不。真。不。假。指。着。吉。生。道。我。告。是。告。訴。你。你。可。不。准。告。訴。別。人。你。要。告。訴。人。我。知。道。了。明。日。謹。防。你。的。橫。嘴。我。打。出。你。一。個。豎。嘴。來。一。頭。說。着。一。頭。喊。阿。三。阿。三。早。有。一。個。包。車。夫。拖。過。一。輛。橡。皮。東。洋。車。來。那。人。便。把。手。一。拱。道。再。會。再。會。一。面。跳。上。車。車。夫。將。頭。一。低。屁。股。一。蹶。好。似。風。捲。殘。雲。的。去。了。列。公。我。可。有。一。個。特。別。性。質。但。凡。遇。着。不。入。耳。之。言。不。入。眼。之。事。我。只。實。行。那。孟。子。上。兩。句。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其。能。挽。我。哉。所。以。此。番。他。們。兩。人。鬼。鬼。崇。崇。我。但。遠。遠。站。着。連。問。都。不。去。問。他。誰。知。我。有。我。的。性。質。吉。生。也。有。吉。生。的。皮。氣。吉。生。的。皮。氣。是。你。越。去。問。他。他。越。當。爲。奇。貨。可。居。秘。而。不。露。碰。着。一。個。我。偏。不。去。問。他。他。偏。一。團。火。般。湊。着。我。來。告。訴。道。小。雅。！。小。雅。！。你。可。聽。見。適。纔。張。梅。村。說。袁。世。凱。近。因。足。疾。發。作。步。履。維。艱。

已奉旨開缺回籍了。大約他們在電報局裏人得的消息都不見得會錯哩。我聽了不免一嚇。纔要問他。袁慰庭爲甚麼事開缺。怕其中都別有原因罷。只見吉生又道。小雅誰知梅村說袁慰氏此次開缺。主動力甚多。又說是爲在太皇太后手篋內搜出袁世凱許多密奏來。都是戊戌以後讒間德宗景皇帝的。卽力主預立端王之子爲大阿哥。密謀廢立一事亦在其內。又說是德宗景皇帝遺詔發覺。又說是被御史江春霖叅奏了他。一本說他當兩宮賓天時。擅調北洋軍隊四百人。衷甲入都。其居心實不堪設想。其餘大致不出欺君跋扈。植黨營私。各款。我聽了一想道。怪不得前日江春霖有請規復軍機處署名同請整頓宿衛軍那兩件封奏呢。可知卽是爲袁世凱擅調軍隊的一件。事伏案了。但我說這種心術不正的人。攝政王能於談笑間去之。亦未始非國家之福。你又沒拜過他做門生。又甚麼可惜。不可惜的。吉生笑道。你又來了。我那是可惜的他。我是聽梅村說德宗遺詔上原有袁世凱卽

宜處斬字樣。要不是那幾位軍機替他極力求着。或是德宗比太皇太后能遲升遐幾天兒。你想袁軍機身家名譽還有嗎。我是爲的德宗可惜。我那是爲的他我聽罷不覺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忽的手腕一抖。已將那扇門咯吱一聲無意之間推將開來。正是

巡環十載前頭事

轉瞬而今又到君

要知想起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電掣雷轟幻機瞬息

星沉月落宦海無常

我原來是忽然想起前十年翁同龢當國時。因被戊戌黨案牽連。奉旨革職。也是說要不是軍機同寅極力營救。一事見冷眼觀初編。其結果實不堪設想。如今由戊戌以至戊申。屈指算去。剛剛是整十個年頭。而最奇者。莫過於戊申黨案發覺之人。即戊戌發覺黨案之人。報應巡環及身。而待我因此既驚造物之巧。又歎光陰之速。不覺心一動手。一抖。稼吾家那兩扇門。是原

未上門的只微微一震就已閃開了再望裏面看去裏面靜悄悄闕無居人加以檐溜積雪未化薄冰在地夕陽射窗作淡白色一眼望去頗覺有慘澹淒涼之態吉生見我已將門推開他便也剪住話頭不說輕輕跟着我走進去當下我走進天井四邊一望只見稼吾臥房門半掩半開着臥房隔壁便是客座那客座有稼吾親筆題的（自強軒）三字匾額軒的後面有一扇小門是通到廚房裏去的我走上前用手推了一推誰知到是關得實劈劈一絲都推不動吉生又微微咳嗽了一聲也沒有人出來我因心裏想道就是久病牀前無孝子也不應弄出這種冷冷清清的樣子來不料正在一個人思量不出主義忽然被吉生在旁邊提了一句別是鳩在樓上罷我不由想起稼吾樓上是租與一家長三僮子裏老鴇做小房子的上海地方大羅神仙走此經過雲頭都要低下三尺來呢紅樓夢上賈雨村說甯榮二府只有門外那一對石獅子是乾淨的我說上海城廂內外只有紅廟裏一尊大

佛是乾淨的。然而近年來那尊大佛自被野雞今日燒香明日禮拜死命的烟薰火燎就怕連那尊大佛也不見得乾淨了。因此我不免疑心到那樓上老鴛身上莫非是見稼吾有病竟利用他。嫂子姿色有甚麼人勾引他。嫂子做出甚麼王婆西門慶的事情出來不成。不然何以青天白日裏放着大門同病人都不管關上了。廚房門做甚麼事哩。那知道我自己心裏纔有了這個念頭。耳朵裏就忽像聽見那扇小門裏似覺有人切切私語。又像有斷雲零雨之聲。吉生見我對那兩扇門發怔。他就走過來對門縫裏一張我見他張不覺提醒了我也就對着那門縫裏一張罪過罪過那裏是甚麼雲兒雨兒的原來是稼吾夫人正跑在那灶間裏割股哩。面前放着一只水碗。灶頭上點了一炷香一對磕頭燭兒。當我同吉生灣腰下去張時。他正在那裏動手嘴裏念念有詞。也不知是誦佛也不知是通誠。只見那水碗裏已浮着一塊指頭大小的黃油。他將那黃油用手撈起顛了一顛。似乎覺嫌輕的意思。

重。又。袒。開。衣。服。割。了。一。塊。同。原。來。那。塊。放。在。一。處。然。後。裹。好。創。口。對。着。灶。爺。爺。磕。了。幾。個。頭。扣。好。衣。鈕。意。欲。起。身。出。外。吉。生。此。時。早。已。一。溜。溜。到。那。間。客。座。裏。去。了。我。也。恐。迴。避。不。及。聽。人。說。割。股。一。件。事。不。能。被。人。撞。破。若。撞。破。了。便。不。靈。我。因。此。也。忙。抽。身。走。將。出。去。可。巧。那。喊。我。去。的。老。媽。子。也。回。來。了。稼。吾。嫂。子。聽。說。有。客。在。外。邊。急。忙。整。衣。走。到。客。座。這。邊。來。一。面。叫。人。拿。茶。拿。烟。一。面。苦。着。臉。說。道。二。位。大。叔。看。到。怎。麼。好。唔。家。先。兒。自。從。那。日。得。病。一。日。到。夜。嘴。裏。不。是。殺。就。是。剛。要。末。就。是。這。樣。昏。昏。沉。沉。的。睡。我。一。千。歲。都。是。個。婦。道。又。不。知。道。甚。麼。就。是。想。請。個。醫。生。也。不。曉。得。誰。是。好。的。誰。是。醜。的。說。着。早。流。下。幾。點。熱。淚。來。又。不。敢。高。聲。生。怕。驚。動。裏。面。病。人。只。嗚。嗚。咽。咽。的。偷。哭。着。吉。生。道。嫂。嫂。我。看。還。是。把。那。御。醫。陳。蓮。舫。請。來。看。看。何。如。誰。知。稼。吾。嫂。子。聽。着。忙。搖。頭。道。快。別。要。提。這。位。陳。蓮。舫。先。生。昨。日。也。是。有。位。鄰。居。太。太。來。說。有。個。陳。蓮。舫。御。醫。怎。麼。好。叫。我。們。請。去。不。意。還。未。請。來。唔。家。先。兒。早。捶。着。牀。大。

罵說老烏龜老王八老別要臉拿兩萬銀子買了一名御醫來便四處借御醫名兒登報如今將光緒皇帝醫死了難道又要來醫死我麼我是天神天將投的胎是不得把你醫死的我們生怕那位陳御醫先生來聽了面子下不去趕忙的央人去纔回了的吉生笑道御醫是買了來的別是買了來的我們却不知道但是光緒皇帝却明明是（力鈞）醫殺的已見某御史參郵傳部尙書陳燮的奏摺了稼翁罵陳蓮舫可是罵冤枉人了我笑道中得主家意便是好把戲稼吾既不喜歡陳御醫你又如何必定說他好呢吉生道我連那位陳蓮舫都不認得我何必定說他好呢既如此你到斟酌斟酌看是請那位我道你看請費繩甫好不好吉生道費繩甫是孟河費白熊的孫子好可好但是我聽說他開的方子醫調理則有餘醫外感則不足無問甚麼症候到他手裏下筆都不出小青皮一錢淡豆豉五分那些輕描淡寫芬芳化濁的藥再不然便是一派峻補別是人參黃芪就是於朮鹿茸加以身

價太高。請他一次。少不得都要二三十塊洋錢。我別是替稼翁打算盤的話。像我們這種寒士讀書人家。似可不必富而好禮。請這種洋盤先生呢。稼吾的嫂子聽見要二三十塊洋錢。纔請得一次。也不願贊成。當下大家議來議去。還是吉生主持去請江灣蔡小香。的門生王問樵來。看稼吾嫂子。更是病急亂投醫。此時誰說誰好聽了。急忙要叫人到店裏喊人請去。碰巧店裏正送一個北京人來。說是來專尋我的。他們叫他在店裏稍候一刻。他不肯一定要跟到這邊來。我一聽心裏甚爲疑惑。我北京並無甚麼熟人。但是旣指名道姓找我。其中必有原故。只得忙着將王問樵住的門牌號數。問明派人去請。一面請稼吾嫂子暫時迴避了。然後再叫那人進來。誰知那人進來一見了我。便恭恭敬敬磕下頭去。磕了頭起來。又直挺挺請了一個安。嘴裏說道。小的家太太同姨太太們都替少爺請安。我正要想問你們家太太是誰。不料再一定神一看。原來那人不是別個。正是我表兄劉我山家家人張福。

因忙問道。張福。你是幾時出京的。又怎麼能知道。我在此地。你們家老爺可好。我聽說他。一連得了好幾個京察。一等大約這一回。是外放了麼。張福聽一句答應一句。是。及至我說完了。他忽然道。小的家主人業已不在。了。難不成。少爺這裏還不知道麼。我驚問道。哎。唷。是幾時不在的。還有一位少爺。哩。張福道。小少爺在庚子第二年就亡故了。主人是本年四月初四日未時不在的。小的此番就是送主人靈柩回太太們回揚州。又由揚州纔到上海的。我聽罷。不覺回憶。庚子年。在京適值拳匪之亂。當時承蒙我山多方調護。始得脫離虎穴。如今這纔幾年。頭業已死生永別。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豈有不傷感之理。所以我由不得一發。心坎裏朝眼眶一部分泛將上來。此時要不是站在稼吾家裏。又當他家有病人。怕有忌避。我早已要放聲大哭了。因此有許多不。更只得別過。去。將那股熱淚煞住。正想要換幾句話。同他講不。意。吉生。見我眼眶發紅。又見那來人臉上也覺有悽惶之色。

想。必。這。死。者。回。我。都。大。有。感。情。的。因。忙。投。過。去。問。道。你。這。位。管。家。此。番。可。再。
回。北。京。去。麼。張。福。道。小。的。家。主。人。故。後。本。承。主。人。朋。友。老。爺。情。薦。了。一。件。事。
但。是。如。今。聽。說。袁。世。凱。袁。大。人。開。缺。了。小。的。新。主。人。正。是。袁。大。人。手。下。人。所。
以。小。的。正。在。躊。躇。回。京。不。回。京。還。未。定。哩。吉。生。不。意。中。聽。那。張。福。說。出。袁。世。
凱。三。字。就。如。同。斗。拾。一。方。金。子。似。的。慌。忙。湊。到。張。福。面。前。問。道。來。來。來。我。正。
要。有。一。句。話。要。想。問。你。哩。此。次。你。既。從。北。京。動。身。不。久。大。概。那。袁。軍。機。因。如。
何。開。缺。你。都。該。知。道。的。了。張。福。道。袁。大。人。開。缺。小。的。已。出。京。了。如。何。情。形。委。
實。不。知。吉。生。道。你。已。出。京。了。這。到。難。怪。你。不。過。京。裏。進。退。這。樣。了。不。得。的。大。
員。難。不。成。事。前。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麼。張。福。沉。吟。了。半。晌。道。要。問。影。子。麼。小。
的。前。月。在。京。裏。時。候。聽。却。聽。見。句。把。的。彼。時。兩。宮。纔。晏。駕。小。的。曾。聽。部。裏。爺。
們。說。袁。大。人。有。一。天。想。討。攝。政。王。好。私。下。對。攝。政。王。說。王。爺。既。已。做。了。監。國。
現。當。主。少。臣。疑。何。不。就。真。做。皇。帝。以。應……袁。大。人。本。想。是。說。以。應。天。順。人。

的不料攝政王聽見此話沒等說完就大動其氣氣得連桌案都推翻了大罵袁大人道嘿你瞧你害人沒有害得穀到又要來想害咱了當時此事傳出就有人揣摹說怕袁大人站不住那曉後來過了兩天也不見得有甚麼動靜大家也就罷了至於要說別的事情那都在小的出京以後了所以小的概不知道吉生笑道然則照你這一說這位攝政王爺竟是一位狠有決斷的人了張福聽了把舌頭一伸道咱的爺你老人家到那裏說起別瞧不起這位親王豈但是有決斷據小的聽人說展直兒是一位堯舜轉世呢吉生笑道你到聽人說甚麼何見得就能比得堯舜哩張福道小的也不知道什麼這不過是聽得官中人說有一日攝政王爺在養心殿召見一位閩御史因那位閩大人曾經條陳過憲政的當時攝政王爺對他說朝廷主持立憲須求實在做事若但假立憲之名位置一班私人開銷幾分薪水你到想這就是立憲嗎又說卽如清理財政就是將來預算決算的根本而預算決

算。就。是。將。來。上。下。議。院。的。實。權。我。們。的。百。姓。納。了。稅。務。也。得。要。使。他。們。知。道。知。道。官。府。這。錢。是。如。何。用。的。方。對。得。起。百。姓。近。年。各。省。財。用。蒙。蔽。侵。蝕。所。在。皆。是。不。惟。百。姓。不。敢。問。朝。廷。亦。不。能。查。這。又。如。何。能。立。憲。我。受。孝。欽。顯。皇。后。及。德。宗。景。皇。帝。之。付。託。兢兢。業。業。深。恐。無。以。上。對。兩。聖。下。對。萬。民。但。所。幸。我。在。外。邊。深。知。百。姓。的。疾。苦。當。謀。所。以。樂。利。實。行。孟。子。上。保。民。兩。字。我。是。沒。有。什。麼。經。濟。的。還。靠。你。們。大。小。臣。工。及。我。的。百。姓。大。家。努。力。自。強。掃。除。積。習。中。國。治。安。或。可。長。保。因。此。外。面。人。都。頌。揚。這。位。攝。政。王。爺。是。堯。舜。轉。世。的。張。福。說。過。這。幾。句。話。吉。生。也。稱。頌。不。已。我。此。時。酸。楚。業。已。忍。過。勉。強。又。問。了。張。福。此。過。來。上。海。住。在。那。家。客。寓。既。知。道。我。住。在。此。地。何。不。逕。到。我。這。裏。來。住。又。何。必。客。氣。住。在。那。齷。齷。齷。齷。的。客。寓。裏。說。了。我。又。叫。他。晚。上。到。店。裏。去。吃。晚。飯。張。福。一。定。說。不。敢。因。說。還。有。點。俗。事。未。了。等。那。天。臨。動。身。再。過。來。替。我。請。安。罷。一。言。未。了。忽。聽。那。大。門。一。響。只。見。有。個。人。推。門。進。來。正。是。

世間多少傷心事。

都在人情冷暖中。

要知那推門者果係何人。且俟下回再說。

社會
小說

迷魂陣二編

著者八寶王郎

第八回 賞元宵客路無聊

聽攤簧新詞解悶

我正同張福談我山部郎身後之事。忽地聽那大門一響，只見有個轎班，提了一支水烟袋，推門進來。接着後面，又跟進一人，瘦白身材，年約三四十歲。看他頭上戴了一頂元緞小帽，身穿一件青種羊反穿皮馬褂，棗兒紅素緞羊皮袍子，脚下穿了一雙外國式學士靴。鞋後面又跟着一名轎班，那轎班冒冒失失，一進門便問道：那邊住的是辛府，上麼？張福究竟是伺候官場慣的，見此情形，忙迎上去應道：是的，你們是那裏來的？問辛府幹甚麼？那轎班昂着頭道：我們是醫生，因適纔辛府上有人去請的，吉生聽着，知道那人，卽是王問樵，忙起身迎了出去。我也忙知照祿吾，嫂子趕緊收拾房間，以及將房裏大小馬桶及一切婦女零星穢物，搬開各事甫畢，吉生已陪王問樵過

來忽忽診了脉。說稼吾這病不甚要緊。大概是因一時氣憤生痰。神經失守。所致。只須多服幾劑補腦化痰的藥。就好了。一面診過脉。開了方子。自去。我再。看。那。藥。方。時。原。不。出。琥。珀。茯。神。石。菖。蒲。青。礞。石。之。類。但。事。誠。可。怪。稼。吾。自。從。那。日。在。隔。壁。聽。見。張。福。同。吉。生。所。說。袁。世。凱。開。缺。一。事。再。加。服。了。王。問。樵。的。藥。同。他。夫。人。股。肉。之。後。便。覺。精。神。清。爽。了。許。多。竟。一。天。一。天。的。好。了。話。分。兩。頭。當。日。我。同。吉。生。送。過。王。問。樵。進。來。我。又。把。若。不。虧。他。引。我。一。張。今。日。幾。幾。乎。要。冤。枉。好。人。的。話。約。略。告。訴。了。吉。生。幾。句。吉。生。也。點。頭。心。照。一。時。又。忙。着。叫。人。贖。藥。去。交。代。稼。吾。嫂。子。煎。出。與。稼。吾。服。時。因。張。福。已。去。兩。人。無。可。閒。談。只。得。略。坐。了。一。坐。便。分。道。回。寓。不。提。且。說。稼。吾。雖。說。病。已。轉。機。但。是。精。神。形。式。上。總。覺。未。能。復。元。所。以。這。年。店。裏。異。常。冷。淡。吉。生。又。請。了。年。假。回。去。我。益。覺。形。單。影。隻。兼。更。想。起。馬。齒。徒。增。雁。行。早。斷。功。名。生。業。一。事。無。成。不。禁。格。外。日。夜。焦。心。連。年。亦。不。曾。有。興。味。過。得。轉。瞬。元。宵。在。卽。滬。上。各。人。無。貴。無。賤。

都。一。概。歡。天。喜。地。擲。年。骰。子。鬪。年。牌。挖。年。花。打。年。麻。雀。甚。之。租。年。衣。服。穿。到。
僮。子。裏。去。燃。年。蠟。燭。跑。年。馬。車。代。年。局。大。馬。路。一。帶。聘。白。爾。電。車。公。司。又。特。
別。紮。了。一。架。年。花。燈。電。車。供。人。游。玩。種。種。年。景。年。興。不。可。枚。舉。我。只。自。恨。生。
平。不。善。賭。錢。又。素。寡。交。遊。天。性。恬。淡。因。此。那。些。年。事。都。不。與。我。相。干。但。只。一。
個。人。既。生。在。世。上。幸。逢。佳。節。又。恭。值。聖。天。子。建。元。伊。始。凡。爲。草。野。臣。子。莫。不。
鼓。腹。謳。歌。共。睹。承。平。氣。象。故。我。於。歌。舞。兩。個。字。上。聽。在。耳。朵。裏。尙。覺。有。緣。這。
日。正。是。上。元。令。節。店。裏。夥。計。們。都。各。人。去。尋。各。人。的。年。興。只。有。我。聽。得。人。說。
大。馬。路。一。新。社。裏。甚。麼。林。步。青。唱。的。改。良。攤。簧。甚。好。於。是。一。個。人。特。地。走。到。
那。社。裏。去。一。看。只。見。那。社。裏。已。是。人。山。人。海。烏。壓。壓。坐。了。一。大。屋。子。台。上。迎。
面。橫。放。了。一。張。長。棹。長。棹。上。橫。三。倒。五。堆。了。許。多。樂。器。甚。麼。琵琶。三。絃。月。琴。
京。胡。以。及。笙。簫。管。笛。小。鑼。小。鼓。之。類。都。有。棹。的。前。面。又。扣。了。一。條。簇。簇。新。鮮。
大。紅。緞。繡。金。牡。丹。棹。圍。棹。的。左。右。回。後。邊。雁。翅。兒。排。着。四。五。張。有。披。墊。的。椅。

子。但。此。時。台。上。還。是。靜。悄。悄。一。個。唱。友。還。未。到。只。有。一。大。簇。婦。女。一。個。個。都。戴。着。花。兒。朶。兒。搽。得。一。臉。紅。胭脂。如。同。猴。子。屁。股。相。似。的。坐。在。那。台。的。兩。邊。同。那。些。等。聽。攤。簧。的。男。人。眉。來。眼。去。各。人。吊。各。人。的。膀。子。我。看。了。自。知。雞。鶩。不。入。鳳。羣。只。得。買。了。根。籌。子。遠。遠。揀。那。屋。角。落。上。一。張。交。椅。坐。下。僮。倌。走。來。泡。了。茶。送。過。手。巾。把。子。又。停。了。一。刻。約。有。八。九。點。鐘。光。景。這。纔。看。見。那。台。上。陸。陸。續。續。來。了。幾。個。歪。戴。帽。子。披。外。國。大。衣。的。人。走。了。來。將。那。些。絲。絃。傢。伙。拿。起。來。一。頓。六。五。六。工。尺。叮。叮。咚。咚。亂。較。較。了。半。起。忽。又。放。下。了。這。時。候。我。却。沒。有。留。心。不。知。是。幾。時。來。的。一。個。穿。天。青。緞。對。衿。皮。馬。褂。團。貓。臉。的。人。走。上。台。一。屁。股。坐。下。便。先。咳……咳。嗽。了。一。聲。然。後。猛。拍。了。一。下。醒。木。剝……一。會。四。邊。聽。攤。簧。的。都。靜。壓。壓。一。齊。把。聲。音。都。煞。住。了。就。是。那。些。吊。膀。子。的。男。兒。女。兒。我。留。神。看。去。也。都。陡。變。方。針。將。男。女。互。射。的。情。線。都。忽。的。改。注。到。那。貓。團。臉。的。人。身。上。去。了。只。見。那。人。並。不。用。甚。麼。絃。索。只。隨。便。在。棹。上。撈。了。

一副禮板。翹着大姆指。輕輕敲着。一面瞇着眼。一句一句唱道。

新年裏頭。隨意撒走。踏出馬路。毫無看頭。年鑼年鼓。聲出戶牖。大香大燭。家家燒透。恭喜發財。作揖打拱。這些客套。人人皆有。城隍廟裏。更加鬧熱。男女燒香。人頭擁擠。還有張園馬車。不絕紫衣女郎。滑頭少年。吃橄欖茶。看猴子戲。丟眉吊眼。數見不鮮。無線電報。勿謂。這些景象。不愧新年。還有朋友。酒店裏起。吃吃老酒。解解悶氣。娼寮戲館。帶打野雞。老漢醉金剛。綽號牛皮道人。是也。哈哈。可笑幾位朋友。欠了債。討債的人。追逼不休。大年夜裏。勿敢回家。躲在外邊。胡亂行走。馬路上。面不便逗。弄頭弄底。四面兜兜。到了天亮。也讓他坐坐馬車。出出風頭。閒話少說。前面一簇人。圍住在那裏。不知做些甚麼。待我上去看來。哦。原來是一位放小黑。一卽江湖上拆字切口」的先生。放了一張棹子。端坐在那裏。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語道。阿要。問流年。大字十文。小字七文。阿要。相面。龜頭。有痣。終須。

富。海。底。無。毛。一。世。貧。一。簇。人。正。圍。在。那。裏。觀。看。醉。金。剛。擠。入。人。叢。中。大。聲。呼。道。先。生。你。倒。在。這。裏。拆。字。相。面。放。生。意。快。活。頑。子。你。曉。得。你。的。家。裏。牀。頭。間。失。火。被。那。些。搶。火。的。人。打。得。雪。片。飛。花。也。似。你。的。家。子。婆。連。褲。子。都。沒。有。來。得。及。穿。不。知。逃。往。那。裏。去。了。先。生。不。聽。猶。可。一。聽。即。便。立。起。身。來。要。走。醉。金。剛。哈。哈。大。笑。道。你。說。善。觀。氣。色。立。辨。吉。凶。難。到。連。你。自。己。的。氣。色。吉。凶。都。觀。辨。不。出。麼。先。生。這。纔。知。道。是。爲。他。所。戲。弄。不。覺。勃。然。大。怒。道。新。年。新。世。來。鈍。我。的。色。頭。醉。金。剛。又。哈。哈。笑。道。我。看。先。生。身。上。但。有。幾。個。蟲。頭。那。裏。還。有。什。麼。色。頭。別。人。新。年。頭。裏。必。定。有。些。年。興。飲。年。酒。吃。年。糕。看。年。戲。鬥。年。牌。敲。年。鑼。鼓。跳。年。老。蟲。一。滬。上。之。跳。老。蟲。卽。揚。州。之。跳。跔。子。北。京。人。跳。駝。駝。兒。之。類。」你。只。終。日。坐。在。這。裏。一。味。胡。言。亂。語。騙。人。錢。財。還。有。什。麼。色。頭。可。鈍。先。生。道。我。們。鑑。貌。辨。色。不。差。毫。厘。能。知。人。窮。通。壽。夭。能。知。人。過。去。未。來。卽。如。去。年。在。下。人。都。適。值。袁。軍。機。世。凱。請。我。相。面。我。一。

見忙道宮保貴相山人不敢袁軍機不解我所說何話便問我爲何不敢
我道山人性喜直言恐多冒犯是以未敢袁軍機道先生儘可直言我兄
弟平日最喜愛的是忠言讜論先生必盡言勿隱我聽了便道是是相
君之面貴不可言相君之色豺狼當前無奈生在八旗之世厄於兩宮之
間遇攘外雖無禮對安內則有功斷你一生耿直兩子送終但是今年歲
屬在申適與宮保貴姓相合此所謂姓名冲太歲災害一齊來惟恐凶多
吉少至輕也須得有一個開缺回籍的處分既而果然竟不出在下所料
豈不是水鏡轉生麻衣再世麼醉金剛道既然相面狠靈拆字亦必定有
些道理請問今年流年何如先生把三根微鬚一捋咳嗽了一聲笑道你
要問我今年流年麼請拾一字來醉金剛道不必拾了就用今年己酉二
字罷先生道己酉麼己酉是紀元之象也己字加一絞絲是一紀字酉字
上加一劃明明是元日二字酉者雞也是雄飛之象也今歲定卜大吉又

好。在。今。年。是。宣。統。元。年。宣。者。有。豫。備。立。憲。之。意。上。爲。憲。字。之。頭。而。下。是。一。日。一。日。的。預。備。也。呀。且。立。憲。必。須。有。上。下。兩。議。院。一。切。國。事。必。經。兩。院。議。准。方。可。施。行。故。統。字。之。旁。是。爲。二。允。言。兩。院。允。許。也。其。一。面。爲。絞。絲。若。加。以。帛。字。是。一。綿。字。亦。統。緒。綿。長。之。意。而。雞。更。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我。中。國。所。最。重。者。惟。此。五。德。今。一。日。兼。而。有。之。豈。非。是。中。國。之。第。一。佳。徵。乎。醉。金。剛。道。我。問。己。酉。你。說。宣。統。我。問。流。年。你。說。立。憲。立。憲。不。立。憲。干。我。甚。事。就。是。立。了。憲。也。不。過。讓。那。一。班。能。說。會。道。的。人。攘。了。些。權。利。去。閒。話。少。說。我。們。再。會。罷。不。提。醉。金。剛。旋。轉。身。來。要。走。再。說。那。個。拆。字。先。生。着。了。急。道。慢。些。慢。些。醉。金。剛。道。慢。些。還。有。何。說。先。生。道。你。拆。了。字。銅。錢。還。未。付。爲。何。提。起。脚。來。就。走。了。醉。金。剛。道。我。叫。你。拆。流。年。你。去。拆。己。酉。的。歲。次。我。叫。你。拆。己。酉。你。去。拆。宣。統。的。立。憲。你。要。銅。錢。等。立。了。憲。再。取。罷。那。個。拆。字。先。生。氣。得。目。瞪。口。

呆若要與他發作。又見他是醉薰薰的醉漢。就或鬧到巡捕房裏去。大新年裏頭。也不過關個兩三點鐘。沒有甚麼大便宜討。只得想了想。歎了口冷氣。放他去了。當下醉金剛退出人叢中。欲招幾個酒友。也沒有招着。見兩旁的店家。還沒有開張。路上來往的人。三三兩兩。衣服換得簇新鮮。妍滿口都是恭喜發財。過新年的樣子。醉金剛此時。一人正在悵悵何之。剛走了幾步。忽然聽得幾記小鑼聲。四面一看。只見一處地方。止有一個小熱昏兒。正在那裏賣橄欖糖。哩手裏套了一面小鑼。辮子上纏了一個得勝結。結上插了一朶通草紅花。口中七嘴八舌的亂言亂道。許多人圍住在那裏觀看。醉金剛一看。正中下懷。好在自己是癱子。吊下井。撈起來也是坐。不如且到那裏去聽聽。看那唱些什麼。主意已定。便走了過去。只聽那小熱昏唱道。說新聞。話新聞。新聞出。在上海。城租界。鬧來。嚙。啣。成。洋人。跑馬。能高興。再說勢。力與範。圍。洋奴。做得實。起勁。高頭。大馬。鞭。飛揚。米。

四。脫。聲。山。嶽。震。我。想。中。國。的。人。實。在。笨。通。商。五。十。有。餘。年。一。些。利。權。勿。能。競。你。看。城。內。街。道。與。房。舍。弄。得。着。實。勿。乾。淨。警。察。有。形。無。精。神。紳。士。個。個。頑。銅。人。城。河。一。道。分。鴻。溝。文。明。野。蠻。判。端。正。醉。金。剛。想。道。言。雖。鄙。俚。却。也。有。些。道。理。小。熱。昏。唱。完。又。說。道。橄。欖。勿。買。勿。要。緊。暫。請。諸。公。停。一。停。三。文。買。一。塊。五。文。買。兩。塊。勿。好。勿。要。錢。醉。金。剛。道。勿。要。銅。錢。待。我。買。一。塊。嘗。嘗。看。拿。一。塊。來。小。熱。昏。道。拿。銅。錢。來。醉。金。剛。道。怎。麼。說。你。適。纔。還。說。勿。好。勿。要。銅。錢。哩。如。何。我。滋。味。還。未。嘗。就。又。同。我。要。起。銅。錢。來。小。熱。昏。見。他。是。個。醉。漢。不。敢。與。他。多。纏。只。道。你。饒。了。我。罷。讓。我。新。年。裏。頭。騙。口。飯。吃。吃。罷。醉。金。剛。一。想。此。話。不。錯。新。年。裏。頭。未。便。戲。弄。他。人。東。倒。西。歪。不。如。歸。去。拆。拆。己。西。勿。付。銅。錢。聽。聽。熱。昏。被。他。討。厭。阿。嚏。阿。嚏。弗。好。哉。定。是。那。位。老。相。好。在。那。裏。掂。記。我。哉。得。罪。諸。公。我。可。要。少。陪。你。們。轉。小。房。子。裏。去。哉。

那人嘴裏說着。早丟下檀板順勢一拱手。說少陪諸位。明日再聽罷。說畢。走

下台去。四面聽攤簧的人，都拍手歡送他。還有幾個坐在台口的女人，見他唱完下台，也跟着闕走了。我心裏想道：這大約就是那林步青了。可知名下無虛，不愧改良二字。台上此時雖有兩人接唱，但是純用蘇州土白，豬頭狗肺，聽不清楚。再望望鐘上，已有十點多鐘。我於是抽身走出一新社門首，便順着大馬路沿路逛去。行未多遠，忽見前面泥城橋通珊家園去的那條河浜上，一陣人聲喧鬧，聽得有人喊叫救命。我不覺嚇了一跳。正是

台上方停歌舞事。

街頭又見鬥毆人。

要知究爲何事，且俟下回再叙。

第九回 小滑頭攔街受奇辱

老曲辯歧路動春情

我正在大馬路上慢慢的逛着，忽聽珊家園那河浜上有人高聲喊叫救命。哪救命，哪我於是急忙走過去一看，只見是一個中年男人揪着一個一二十歲的後生，廝打旁邊還站了一個油頭粉臉的女子。在那裏指手畫腳，不

知嘴俚說些什麼。旁觀衆人都不約而同。抱怨那後生不是。說那後生自己。不該不。老實。黑夜摸到人家。俚去。那後生辯道。我的青天媽媽。那是我摸來的。我是好端端。在那俚聽攤籃的。他們死命的同我吊膀子。我只說是野雞。纔跟了來的。那扭他的那人。聽到這裏。便一順手。郭的郭度。兩個左右開弓。的耳刮子。打着罵道。戮俚。哪豬頭。三儉個。是野雞。戮俚。來。你別會做賊。到會。扳贓呢。儉個人。同你這種豬頭。三吊膀子。一面罵。一面又是兩個嘴巴。那後生。刁滑。又殺豬般。喊起來。此時却好。來了兩個中國巡捕。那後生喊道。巡捕先生。救我。打死人了。巡捕先生。救我。打死人了。那巡捕也不來睬他。只兇龍兇虎。拿着警鞭。趕人。內中有個年紀略大些的。巡捕實在聽他喊得。不過。着了搭。趣着。走過來。先將手中。諸葛燈。轉開。燈亮。對那後生。臉上。照了一照。然後。把嘴。望着那人。一努道。這只小鬼。弗是生意。放掉。拉倒。哉。鬧得。哇。嗙。哇。嗙。格。做。啥。格。事。體。那人。嘴裏。雖不答應。但是。手下。早將。那。辮子。不知不。

覺的鬆下了許多。那後生本來啣溜乘此一個金蟬脫壳掙脫身跑了。那人同巡捕點了點頭。嘴裡還七言八語的罵着。拉了那女子走進一條弄堂裏去。兩個巡捕見已無事也。大踏步走了。我看着我心。不過明白要尋一個人問問。四顧又無一可問者。只得從那裏來。還從那裏去。翻轉身。一步步遊轉將來。誰知纔逛到一處馬路橫街口上。卽後生也。正打從珊家園後身兜轉跑來。慌慌張張。正同我打了一個照面。我聽他自言自語道。今天真真晦氣。可要算撞見鬼了。我心裏正想與其隔靴搔癢。打探別人。不如直搗黃龍。當面問他自己的好了。主義想定。便一把攔住道。慢慢慢。我且問你什麼會撞見這起鬼的。那後生朝我望了一眼。又拔起腳來要跑道。你這個人又不能幫我。何必來問我。說着便一埋頭要走。我忙拉住道。你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古語。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我不瞞你說。我也是個想打野雞。尙未得開打的人。你且細細告訴我一遍。或者可以帮你。亦未可知。誰知那後生不懂。只蠻

扯道他那裏是什麼。兔子他明明是一隻野雞。我是從林步青場子上跟了他來的。我笑道我看你這個人。臉上到也還生得一副小聰明樣兒。怎麼就肯跟了他來的哩。那後生發急道我的青天菩薩我那是無故跟了他來的。我起先也是不睬他。怎當得起他不時的對我打無線電報。後來林步青唱完走了。每天兩個時髦白相人都是弄慣了的。不問自己是真忙是假忙。只要林老步一走。大家已就走了。誰知那爛污貨此時又對我遞了一個眼色。約我同他一路走。及至走到馬路上。每逢轉灣抹角。過橋過弄。他都有意慢一步兒等我。或是回過頭來對我笑一笑。再走就像是怕我同他走錯了路的意思。我聽了因笑道這也不過是野雞勾人的攢技。又何足爲奇。那後生笑道原是因爲不足爲奇。我纔大大方方的跟他回去的。誰知後來一走到他家裏。那爛污貨臨進房門。還回身掀簾子望我。笑道進來。哪請裏面坐。哪不意回來一轉臉。晃了一晃就不見了。反從牀後頭跑出一個野男人來。望

我將武提處要打要剝又嚇着問我可懂工部局規矩黑夜入人家非姦卽盜是個甚麼罪名要我寫一百元借票方罷又走出一個歪戴帽一把襖衣服的少年小夥子來就如同那從前科舉時代學台用的搜檢手似的在我身上從頭至脚一頓胡抄亂摸後來還幸虧我喊得快裏面藏不住又鬧到外面外面又鬧了一陣被我叫人喊了巡捕來那人怕同我到巡捕房裏去纔散伙的我聽罷正想這個人臉怎麼竟有城牆厚竟會當面撒謊這還是我親眼看見的若別是我親目所睹豈不是他竟要說人家被他打了去麼正想回駁他幾句不料站在我身後的兩個人走過去對他冷笑道咳老兄你還不算造化嗎你可知道那打你的是個什麼人他是出名的強盜德標又叫刺頭德標起先跟過趙銀河（英美包探）做三光（上海探夥別名）及至銀河阿哥退了外他又跟了米順（英美包探）同那在公陽里開野雞窩子的黃老虎大舅舅都是一夥子的人你到把他當做什麼今日要在

我們看起來。你閣下。雖說被他打了幾下。他要算在你身上。竟折了大本錢了。哩。一個又借說話。猛把那後生一推。罵道。糊塗東西。你就是同他鬧到行裏。上海人稱巡捕房曰行裏。一去也沒有你這種飯桶說的話。還不替我快些滾了嗎。還在這裏擺你什麼娘的架子。訴你什麼娘的冤。可憐那後生是個驚弓之鳥。正在臉上漲得紫黑。嘴裏又不敢強辯。如今被那人一推到反得了主義。便趁勢一埋頭跑了。我再想那黃老虎黃大舅。名字狠熟。恍惚是在那裏聽見過的。無奈想了一刻。再也想不起。只得一人蹣跚回寓。店裏人也有有的回來。也有未回來。於是大家胡亂吃了點夜頓。睡了一夜。第二日便是宣統元年正月十六日。滬上風氣。新正初五日。叫小開門。十五日。叫大開門。十六正是大開門的第二日。此時稼吾病已全愈。行坐照舊。這日我還未起。他已到店。先將年裏逐日進出各賬。翻閱一遍。然後等我起身。對我致謝病中一切承情照應。我因見他們夫婦都未免近於愚忠愚孝。恐

怕再惹起他的病根子來。因此不便問他。去年因何會倉猝得病。又因何會霍然病愈。只是倍加欽敬。其爲太古懷葛民而已。一時大家又談了談閒話。我又將因他久病新瘥。怕不願意見客。所以遲遲至今。尙未踵府拜年的話說了。稼吾笑道。你我也不是小孩子。還鬧那個過節兒不成。只店裏承你情。照應我。已是感激不得了。說我有病。大新年頭裏沒有閒空來陪你出去。逛。逛。這纔是正經話哩。我因笑道。你還提逛。逛。呢。我昨日頭一次出去。逛。就。逛。見。了。一。起。喊。救。命。的。稼。吾。道。怎。麼。租。界。上。天。天。說。治。安。還。有。斷。路。的。不。成。麼。我笑道。是真被強盜斷了路去。到也罷了。別人家斷路的見了人來。就得跑。他這斷路的。剝着人家打着人家。見了人來。非但不跑。還要當着衆人擺威風。豎架子。衆人還要埋怨。那被打被剝的人。不是這可就比那真強盜還要利害了。稼吾沉吟了一會道。你且將在那裏遇見的。說與我聽。我包能知道。你是遇的。一起什麼事。我笑道。你好了。你這一病到將你病通靈了。你尊府。

住。在。三。馬。路。我。所。見。的。是。在。大。馬。路。通。珊。家。園。那。條。橫。街。上。你。家。裏。就。連。小。貓。兒。小。狗。兒。都。當。過。包。探。的。在。我。看。也。不。見。得。有。這。樣。的。神。速。罷。稼。吾。笑。道。你。且。別。要。管。我。通。靈。不。通。靈。我。要。照。你。前。後。所。說。的。話。證。起。來。就。怕。弄。不。巧。還。是。遇。見。的。一。起。仙。人。跳。呢。我。聽。了。不。懂。只。得。問。道。什。麼。叫。仙。人。跳。誰。知。稼。吾。且。不。來。答。我。只。扭。轉。頭。去。對。一。個。小。學。生。子。名。叫。白。雲。飛。的。說。道。雲。哥。兒。你。來。我。問。你。一。句。話。你。可。記。得。去。年。諸。老。頭。子。到。上。海。來。一。定。高。興。要。拉。我。出。去。逛。馬。路。後。來。我。逛。厭。了。先。回。來。了。他。一。直。到。第。二。日。早。上。都。沒。有。回。來。外。面。碰。巧。又。鬧。什。麼。法。蘭。西。電。車。踏。殺。人。我。纔。被。他。嚇。得。一。個。了。不。得。又。了。不。得。誰。知。他。到。下。午。纔。回。來。道。說。被。人。家。剝。得。精。赤。條。條。的。說。是。遇。見。了。什。麼。仙。人。跳。了。這。件。事。你。可。記。得。不。記。得。那。小。學。生。子。笑。道。我。怎。麼。不。記。得。那。天。早。上。外。面。先。鬪。傳。說。法。界。電。車。踏。殺。人。了。後。來。又。說。是。因。當。時。後。面。有。人。追。得。太。緊。有。的。拍。手。喊。的。有。的。敲。銅。鑼。蓋。的。敲。洋。油。箱。的。頃。刻。之。間。聚。積。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後來那姓諸的見稼吾步子是方的氣味是醜的言語是滯滯的一種眼觀鼻鼻觀心目不邪視的模樣他心裏已就知道了七八分是非我種類其心不同了無奈大家是一路出來的又加下榻在他店裏不好無故離開只得低着頭也假裝着道學模樣晃晃蕩蕩的跟着辛稼吾行走正是

物以類聚千年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要知二人在馬路上畢竟現何怪狀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月下星辰雞羣鶴貌 風衣露立李代桃僵

且說姓諸的正裝着假道學模樣跟着辛稼吾一同行走不料正在糊糊塗塗時候忽然聽見那馬路上一聲嘈雜只聽得轄察阿滑！轄察阿滑！轄察阿滑滑滑滑！原來是一輛人力車當了一輪馬車的去路被那馬車上小馬夫拿起馬鞭子不由分說對準那拉人力車的人腦袋劈劈拍拍放手一頓亂抽嘴裏還打着強蘇白馬道齣齣怪格江北老你斷俚爺格路麼不

防正打得高興，忽從後面走來了一個中國巡捕，冷的溜溜，執着棍子，在那小馬夫的孤拐上，就是幾棍子，打得那小馬夫，嚙啞啞的亂喊，只見那巡捕喝道：「馱裏格娘，俚會敲人，到行裏去。」那小馬夫還想央求說：「我的好巡捕，先生你老人家，做做好事罷。」我下次再也不敢敲人了。」回來拉進去，是要罰錢的。那巡捕不聽，舉起棍子來，又要打那小馬夫。此時也就沒法了，只得跳下車，拉着那馬，一步步跟那巡捕去了。旁邊看閒人，有的說：「這纔叫發鬆，刻刻還敲人的呢。」不料轉眼之間，到又被人敲去了。有的道：「這就叫做周瑜打黃蓋，一解伏，一解了，都笑着，一閃而散了。」再等稼吾去找那位諸先生，誰知諸先生已如鴻飛冥冥，不知去向。於是四處喊了一會，後來喊掃興了。心裏只說他是被適纔這起人沖散了，或者是跟到巡捕房裏看熱鬧去了。所以只喊了幾聲，見喊不着，也就回來了。到是那裏能想起那裏能想到他。這個曲辯子是故意借着一擠，遁開的。當下他一個人，離了稼吾，覺得無

拘無束甚爲得意。一頭走着。一頭望着。見那馬路上有許多漂亮婦人來來往往。如穿花蛺蝶一般。他便假作斯文。一欠身混到那些婦女當中去。不是在這個身邊。一夾就是望那個臉上一張。一時他老先生評頭論足。鑑貌辨色。到忙得一個滿園揀瓜揀得眼花了。不說那諸先生正在東張張西望望。誰知一個人既種了邪因。就會生惡果。不料忽從對面走過一個婦人來。臉泛朝霞。眉含遠黛。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只見他人還未到面前。早覺得有一道異光從空飛至。諸先生自出娘胎也沒有看見過這種標緻勁兒。嚇的連忙望後退。退了兩步。又定了一定神。借着那馬路上白來月。一卽電燈俗名」的光重新望上去。只見年紀不過二十左右。上身裏面是穿的什麼。却倉猝看不出。只見外面是罩的一件鵝黃外國緞單衫。下首繫了一條百結鑲邊元青花緞裙子。足下雖是二寸的金蓮。但是行動起來。另有一種細碎穩速自由便利的光景。大不是那些南京小脚婦人前賣生薑後帶鴨

蛋。上。蓋。天。羅。下。兜。地。網。走。一。步。路。如。同。帶。過。五。年。脚。~~的~~。似。的。當。下。見。他。舒。舒。服。服。在。那。馬。路。邊。上。走。了。幾。路。俏。步。益。顯。得。他。鶴。立。雞。羣。醉。心。動。目。此。時。諸。老。先。生。心。裏。一。想。道。哎。唷。我。明。白。了。我。往。常。聽。人。說。上。海。有。種。住。家。野。雞。出。來。比。長。三。還。要。闊。氣。哩。一。般。穿。着。裙。子。充。做。人。家。人。模。樣。後。來。忽。又。一。想。道。不。對。不。對。那。住。家。二。字。名。義。是。住。之。爲。言。住。也。家。之。爲。言。家。也。是。住。在。家。裏。的。倘。若。要。是。這。樣。的。亂。跑。起。來。當。初。何。不。叫。做。跑。街。野。雞。呢。只。急。得。心。裏。更。想。急。於。要。問。他。一。聲。你。是。住。家。野。雞。不。是。但。覺。得。又。不。好。意。思。出。口。要。想。尊。稱。他。一。聲。嫂。子。或。是。姐。姐。又。恐。怕。他。果。真。是。隻。野。雞。豈。不。辱。沒。了。自。己。而。且。自。己。再。朝。自。己。一。看。鬚。鬚。雖。說。沒。留。但。鬚。根。子。業。已。是。花。白。了。如。何。反。去。倒。做。起。野。雞。的。小。兄。弟。來。哩。因。此。事。屬。兩。難。正。在。左。不。是。右。不。是。緊。緊。手。又。怕。撇。殺。了。鬆。鬆。手。又。怕。放。飛。了。正。如。熱。鍋。上。螞。蟻。不。曉。得。要。怎。麼。樣。纔。是。好。誰。知。那。婦。人。倒。反。比。他。老。臉。倒。反。把。過。頭。來。對。他。嗤。的。一。笑。覺。得。瓠。犀。微。露。百。

媚俱生。諸先生被這一笑，倒把一副雞皮繃的老臉格外笑嫩了。不覺立時紅漲了半邊，要想搜尋幾句話去乘勢兜攬，他却又覺得自己舌頭好像比人家短小許多似的，又惟恐言語不通，雖兜攬無益，只可憐將他弄得活似一個傀儡人兒一般。被那婦人兩道靈敏眼線牽左牽右，一直曲曲灣灣由英四馬路牽過南泥城橋，又走法大馬路，過八仙橋，到一個什麼首安里弄堂底一家石庫門首，方纔住下。諸先生此時業已是趕得渾身都是冷汗，再加被淫心一動，竟動得連眉毛都酥麻了。當見那婦人立下，他只得張着嘴，氣喘吁吁的也跟着立下。誰知那婦人手段真好，你看他更從容不迫的輕移蓮步，慢展櫻脣，走轉來先拿眼光對着他，一溜然後悄悄囑咐道：「哩，慢慢叫讓儂先進屋裏去看看，有人嚙不說着便走去將門鈴一按，只聽見噹的一聲，那門已有半扇開開了。」那婦人一面旁着身軀進門，一面回頭順手對那門外牆角一指，又用嘴望那牆角努了努，纔轉身進去。諸先生此時要算

是福。至心靈曉得。那婦人明明是叫。他站在那牆角上等候的意思。便謹遵台命。忙抽身。挨到那婦人所指的地方。站着。站了一會。見沒有動靜。剛剛身邊。是帶的一隻純金打鑽表。只聽見叮噹叮噹。接連敲了十二下。本來這條弄堂。就是撩木棒子。也打不到人的。又加諸先生已立了一會。正當由動入靜的時候。愈覺那叮噹之聲。撞進耳輪裏來。急忙數了一數。知道已是子正。暗想時刻不早了。怎麼還不出來。要想捨去這地方。轉念這婦人初次見面。卽蒙眷念。至此。倘要認識到一年半載。不曉得還要體貼到什麼地步哩。何況他那副小模樣兒。小眉眼兒。都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正要借這一番風衣露立。纔越顯得我是一個情人。眼內出西施。四子書上說的好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我旣已立到如今了。何惜乎再立片刻。竟此一簣之功哩。因此有了這個念頭。那心裏雖有要想離去這地方的初心。無奈敵不住兩條腿。不奉命。令竟不肯稍離一步兒。一時又想走過去。在那門縫裏張張看。又恐怕

那婦人倉猝出來見他不在那所指給的牆角。踮着不免要怪他。人不老誠。頭一遭兒就故違闖教。所以連張也不敢去。張只拿兩只眼睛遙對那兩扇門。出神好容易又捱了半刻工夫。忽聽門鈴又響了一聲。忽從那門裏伸出一個婦人頭來。被弄堂裏一盞自來火燈照着。覺得雪白無比。諸先生是等候得熱度已熟到極點的人。未免情之所鍾。忘其所以忙。三步迸兩步。兩步迸一步。想搶過去。先撈他一個現的。先抱一抱。再講誰知再等。搶到面前。猛有一股腌臘氣味。直沖進鼻孔裏來。再看那婦人也跟出來了。兩兩相形之下。纔曉得那先出來的。是一個衰婆。頭上雪盈鬢的老嫗。並不是什麼雪白面孔。原是一頭白頭髮。再映着那半明不暗的自來火燈光。所以格外覺得雪白。諸先生此刻心裏好生着急道。暖晴我的媽。幸虧我適纔沒有造次。倘若要真個一抱。喊他一聲娘。我不上算。喊他一聲乖乖。又怕折殺我。那纔是一個大笑話哩。不提諸先生一人盤算。只見那先出來的老嫗喊道。進來呀。

奶奶等。你呀。諸先生。猛聽奶奶等。你四個字。不覺神志爲之一清。趕忙提起精神。恭恭敬敬。答應了一句。是是。然後躡着步子。跟了那婦人進去。原來裏面一般是一明兩暗的房子。那房中陳設的十分精美。什麼紅木大牀。哩。外國桌椅。哩。大理石烟坑。哩。自鳴鐘。台花。以及書畫琴棋。式式俱備。諸先生走進房裏。望來望去。只一副大烟傢伙。論起諸先生的烟癮來呢。本來是極大的。但是被近日朝廷立憲。各省鬧甚麼選舉權。鬧昏了。生怕被那調查員調查着了。說他有烟癮。要奪他的公權。所以一逕在那裏做這忍烟癮的工夫。做慣了的。因此當晚見那房裏就是真沒有煙具。也還不至於要緊閒話。休提。再說那婦人。當下問了問他尊姓。台甫。貴地。何處。到上海來。是有什麼公幹的。他老先生不意又犯了南京人的通病。便順手牽羊。吹了一個大牛皮。既而又怕自己說的南京土白。那婦人不懂。又強着舌頭道。咱們是南洋大臣。委來上海採辦軍裝的。你知道。不知道。那婦人笑道。知道。知道。原

來。你。是。一。位。委。員。老。爺。呢。失。敬。了。請。問。委。員。老。爺。這。筆。大。買。賣。是。在。那。一。家。洋。行。裏。交。易。的。他。至。此。可。是。一。不。做。二。不。休。只。得。又。用。着。二。百。五。官。話。答。道。咱。們。今。天。纔。到。還。未。定。在。那。一。家。辦。哩。那。婦。人。聽。了。又。用。眼。角。將。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也。就。將。信。將。疑。的。攔。過。去。算。了。此。後。他。們。兩。人。便。談。得。一。句。緊。似。一。句。好。歹。那。房。裏。只。有。他。們。兩。人。不。問。說。什。麼。都。沒。有。人。知。道。但。是。後。來。據。他。自。己。報。告。說。他。吃。了。一。夜。苦。捱。了。一。夜。鴉。片。煙。癮。又。花。了。許。多。曖。昧。錢。通。前。澈。後。計。算。起。來。只。算。擾。了。他。一。顆。櫻。桃。兩。半。個。斃。皮。饅。頭。你。說。怎。麼。叫。做。一。顆。櫻。桃。兩。半。個。斃。皮。饅。頭。呢。原。來。那。婦。人。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面。孔。上。雖。然。十。分。標。緻。但。是。內。容。却。清。瘦。得。狠。只。覺。觸。手。都。是。皮。同。骨。頭。當。日。只。達。得。檀。口。搵。香。腮。的。目。的。正。在。隔。着。衣。服。小。爲。撫。摩。之。際。誰。知。好。事。多。磨。彩。雲。易。散。就。在。這。個。時。候。忽。的。聽。那。大。門。上。門。鈴。响。處。就。猶。如。和。尙。放。焰。口。召。請。十。方。時。手。裏。搖。的。那。蒂。鐘。相。似。不。住。的。叮。：。叮。：。一。陣。亂。晃。只。見。那。用。

的老嫗也慌慌忙忙跑將進來說了幾句諸先生不禁魂飛魄散趕緊縮回手去所以只算吃着半個饅頭正是

不問金剛與鐵漢

憑他到此也驚心

要知那老嫗說些什麼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辱斯文隔牀聽秘戲 欺旅客租界走盤香

那老嫗又慌忙跑進房喊道奶奶恰好老個個爺爺爺轉來哉那婦人聽了臉色登時一變急忙用一隻手推開姓諸的指着牀底下似乎要叫他鑽下去一面忙向妝台邊撈過一柄洋鏡胡亂將兩鬢邊散下來的烏雲理了一理嘴裏唧噥罵道殺千刀老不死浮屍早弗轉來遲弗轉來那婦人正罵到這裏那門口已同擂鼓一般老嫗急急應道來哉來哉諸先生見事已急只得出於無奈鞠躬如也往牀肚下一鑽哈哈不意甫低頭早弄了一塊濕布網在腦袋上撈過鼻子上聞了聞覺得辛臭無比而且摸在手裏粘人答答

的心裏明知不是什麼好物事。但是一個人到了急時。這就叫做急不暇擇了。也只得迸了一口氣。擦將過去。一邊再想伸出頭。問那婦人。可有什麼安穩地方。調換一個。誰知此時外面的人。已是滔滔不斷。大踏步進來。只聽見那爲首的一人問道。奶奶那裏。那老嫗回道。刻刻奶奶肚皮痛。說要困覺。弗曉得困勿困呀。那婦人方將臉上脂粉重行勻好。正是杏眼烘霞。桃腮滴露。瓊花照日。寶鬢回春。聽見這話。赶忙答道。肚皮痛。恰要緊。聽他瞎三話四。格說着。早如曉風楊柳。映日芙蓉。迎將出去。但却又不卽進房。似覺兩人在房門口。嚙了。……咀了。半天。纔一先一後。搭趲着。走進房來。姓諸的忙在牀下。微微的偷看了一眼。只見那來人。高大身材。年紀不過在三十左右。生得俏眉俊眼。一表非凡。身上穿了一件三道金線新式軍服。兩個跟班的一人送進一頂雙叉燕尾藍翎水晶頂大帽。一人送進一個大皮包。一雙薄底快靴。一提水烟袋。同套兒。那套外還隱隱插着一封紫花印文書。亮子一齊都闊乎。

綽。乎。的。擺。在。那。桌。上。此。時。喊。老。爹。的。聲。浪。滿。耳。皆。是。南。京。人。聽。不。慣。蘇。州。白。只。當。着。是。老。鴉。老。鴉。的。喊。這。個。喊。道。老。鴉。可。吃。過。夜。飯。呀。那。人。道。我。是。在。高。昌。廟。薩。軍。門。公。館。裏。赴。了。席。纔。回。來。的。覺。得。多。飲。了。一。杯。只。是。要。睡。覺。一。個。又。喊。道。老。鴉。是。那。天。在。省。裏。動。身。的。這。踏。差。事。辦。的。可。好。不。好。那。人。道。我。不。然。昨。日。就。派。到。家。了。只。因。在。蘇。州。候。撫。台。傳。見。耽。擱。了。一。天。兼。之。我。也。要。等。領。那。筆。緝。捕。經。費。所。以。纔。遲。到。今。天。回。來。的。一。頭。說。一。頭。便。去。開。那。隻。皮。包。就。像。是。拿。的。一。封。一。封。洋。錢。朝。桌。上。擺。那。婦。人。噤。着。聲。音。問。道。這。是。五。十。塊。罷。這。是。一。百。塊。罷。嘴。上。數。着。手。上。便。一。封。封。又。抬。到。一。隻。小。枕。頭。箱。子。裏。去。兩。人。然。後。坐。下。來。鬼。混。了。一。回。姓。諸。的。此。時。是。明。心。見。性。定。着。神。豎。着。耳。朵。聽。去。聽。了。半。會。只。見。那。兩。人。鬼。混。那。熱。度。越。鬼。混。得。高。先。時。還。是。坐。着。鬼。混。後。來。竟。公。然。睡。下。去。鬼。混。了。先。時。還。是。和。衣。而。臥。兩。人。悉。悉。索。索。的。鬼。混。後。來。竟。公。然。是。雙。解。綠。襦。開。笑。靨。互。含。紅。豆。熨。香。腮。大。動。而。特。動。的。鬼。混。了。諸。

先生聽到這裏好似訛着。王八喝燒酒動又不敢動。走走不了。只可憐。活像小官伺候大官似的。既已曲背弓腰。更要心領神會。又極似人家死了人請的陪主官。少不得也。跟着正點主官。凝神一回。想像一回。只是輪不到自己執掌呵生氣的。大權只好看着人家。一刻點外。主了一刻點內。主了真個是頃刻游絲千百丈。一齊都到眼前來。閒評少提。正文要緊。再說姓諸的。只聽得心裏忽起忽落。骨骨突突。就如同有一隻小鹿在心頭亂撞的一般。及至聽到極難受時。不覺從那特別理想上。又忽生出一種非非想的心思來。你說他是生的甚麼非非想。原來他意謂那人由遠道歸來。再加上如此激烈鏖戰。人身是肉做的。自然少不得要委頓困倦的了。那時我何難再爲兔脫之計呢。因此他到反疑是那女將軍用的圍趙救燕。有意勞師之策。竟從心坎裏除却感恩戴德之外。更巴不得他鬼混得多一分激烈。少停纔好加重一分困倦。自己纔好多拿得穩一分逃跑。所以把那些狂風驟雨帶水。

拖泥。貓吃粥。狗啣碓。種種風潮。都一律誤作救命金丹。皇恩赦詔。看待了列公。你們諸君子。既生逢這預備立憲盛世。半多都是有諮議局議員程度的。在下到將這件事呈請你們諸位評議評議。請問天下人。就是糊塗。就是沒心。試想可有第二個。再比這位諸先生糊塗。沒心些。他自己明明上了人家當。被人家用美人計手段。圈禁在牀肚底下。對着自己頭上行淫。他不但慚愧。不但不憤怒。反行曲曲折折。題外尋題。去感激人家。試問天下五洲四海。可有這種雙料加三的涼血畜生嗎。所以我說他竟不配姓這刺客傳上的專諸之諸。只可姓那西遊記上吃人參菓子。食而不知其味的那猪八戒之豬。當下他滿肚皮指望那人困倦。他好桃之夭夭。誰知那人偏不困倦。偏更精神。就連那婦人。也就像是忘其所以。竟忘記有個人在牀肚下似了。常言說的好。福不雙降。禍不單行。姓諸的正在屏息側足。以俟恩命。不意忽從小肚子底下。泛起一口酸水。頃刻透三關。轉七竅。不知不覺喉嚨管裏

一陣奇癢。忍不住咳了一聲。牀上那人便高喊有賊。那婦人還抵賴說不是賊。那人道不是賊是什麼。那婦人道恐是隔壁那條大黃狗多半被你關在房裏。我曾聽人說天陰要下雨。狗是會打噏的。無奈那人不肯信。立刻穿了衣服起來。喊同那兩名家丁。一個拿了繩子。一個拿了刀。把他諸老先生從牀肚底下拖將出來。那婦人見事已決裂。索性坐起身。挽了挽頭髮。又欠身鑽進被窩裏去睡了。這裏幾個人連嚇帶哄。有的說我們還是先報了巡捕房。明日把他解到公堂上去辦。省得同他私下嚕囈。有的說好不好看。這個賊恐怕都不像做了一次。了一聲報了捕房。他有的是錢。設或被他走了外國路。請了律師。那明日我們還要去同賊對審呢。一個道然則我們不如早些送他回老家。到還乾淨。諸先生聽別的話。有的懂。有的不懂。都還不十分有動於中。惟有聽到送他回老家這五個字。知道是要送他命的暗號。不覺如同攔頭打了一個霹靂。立時嚇得渾身發抖。此刻也顧不得什麼男

兒膝下有黃金了。只得趕忙跑下來對着那起人磕頭如搗蒜。磕了一回頭。又哭求了一回。看看外面天色已亮。那起人互相商議。商議將他身上衣服從頭到腳剝了一個乾淨。那隻金表同一條手巾。手巾裏有幾十塊子洋錢鈔票。同六七元散碎角子。是昨晚來時就放在炕上的。此會也不知何處去了。那起人剝完他衣服。又拿了一張白帋出來。上面是寫成了的話。大約都。不出什麼不合起意圖。姦臨強被執。哀求恩免。送捕究辦。那一番話。叫他蓋了指印。又叫他畫了一帋。五伯兩銀子的借票。這纔三個屁兜子。兩個銃腦。將他打出門外。他出了門。又認不得路。理應是朝八仙橋這邊走的。誰知他到反往龍華。那一方面去了。越錯越走。越錯看看脚下馬路。也不像先時平坦了。路上巡捕也看不見一個了。只見一片綠楊夾道。大有路廣人稀。山林城市氣象。他到此纔明白是走錯了路。及至等了一個人。想問問寶善街在那裏。誰知那是個上海浦東鄉下人。不懂官話。兩人講手畫闊了半。

天那人只是望他笑着點頭歸總一個字都沒有聽出他只得又回轉頭來走了。一程實在腿也泛了。眼也花了。煙癮也來極了。可巧有一乘野雞包車打從那裏經過他便不問價目跳上車拿手亂指道麥家圈麥家圈那車夫朝他臉上望了一眼見他臉上紅一塊黑一塊外面涼風瑟瑟他身上還穿的一身單短衣一味慌慌張張知道他是個雙料外路曲辮子多半遇着斷路的便故意停下車同他講車錢定要他半塊洋錢纔肯拉他此時也顧不得多少儘拿手拍着車道快拉快拉錢是不要緊的那車夫一路走一路嘴裏嘖嘖咕咕道我們做生意公公道道最不喜歡瞎三話四格敲人家竹槓的無奈他也無心去聽那車夫的話只聽憑那車夫東拉拉西轉轉一直拉了有三四個時刻方纔拉到辛稼吾店門口你說他因何拉到這些工夫的原來那車夫欺他人地生疏因恐走少了路他不肯付這半元車力所以將他由八仙橋一直拉到黃浦江又由黃浦江拉到外虹口打從外虹口轉過

新馬路。這纔由大馬路穿到二馬路。大大的繞了一個大盤香圈子。由望平街一轉灣拉到四馬路來。此後便是辛稼吾替他幫着到巡捕房報去。不意捕房門差說租界上規矩向例移原就被你們只可認清了。這起人在馬路上撞着立時喊站街巡捕拖進來。我們可以替你辦不然八仙橋是法界地方你們只可以到法捕房告去。辛稼吾無奈又同他到法捕房去。誰知法捕房聽了很當作一樁稀鬆平常的事。只隨便問了幾句。望着原告道。知道了。你們權且回去候我們派了包探將人捉着了。你再來候質。辛稼吾還想說請你立時派名值日包探先下去查一查省得候出傳票一個轉折再被他逃跑了。不料那繙譯無心同他說話。早同那寫字間裏洋人駝着肩搭着背。嘻嘻呵呵挨挨拶操一路拉着手進去了。門差便驅逐各人出外。原來法蘭西的人。生性怕冷。最喜愛南風。所以是吃他的飯的人。都要沾着點南風。纔能入彀。聞言少叙。且說辛稼吾只得同姓諸的回來。過了幾日。見無動靜。

又去催了催也無效果。兩人因又回到那原處去望望形迹。誰知那原處桃花依舊在人面。已全非門牆。上掛着簇新新欽命二品頂戴江蘇候補道某公館門榜兩邊雉帽飛揚。銜牌煊赫。問問鄰居都說。纔搬來沒有幾日。再問日前那住的人呢。都回說不知道。竟還有聽問這句話。扭過頭去。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姓諸的自己也知道這件官司。既在外國租界上。又自家先擔着五分錯兒。明知不易取勝。也只得歎一口氣。自認做錯。只算瞎了一雙眼。怏怏然回南京去了。正是。鴛鴦枕上未偷韓壽之香。翡翠衾中幾結曾參之訟。遭茲大創。應悔輕狂。以後辛稼吾便逢人說項。着着實實。打探了幾次。纔曉得那起歹人混名叫做（仙人跳）專門弄了那些下流婦女做釣魚香餌。好逗引一般壽頭碼子入其彀中。然後假姦盜之罪名。行敲詐之毒計。而且那些人都大半不是捕房包探。便是新署差頭。聽說近日多在英大馬路泥城橋一帶左右。醫集出沒。所以他一聽見我說話口風。就已猜着八九分。

也是見着仙人跳了。因而冲口而出。正是。

未食羊肉惹身羶。

勸君莫借風流債。

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再解。

第十二回

銀行倒賬儲蓄傷心

妓女吃驚騙子請客

當下因辛稼吾將仙人跳原委說明。我也只得將所遇情形。索性告訴了他一遍。彼此不免又說了些。人心不古。中國人程度太低。似此驟言立憲。甚恐非朝廷之福的話。纔分手安歇。如此又過了幾月。報上閩傳攝政王爲延攬人才起見。分電各省督撫。叫庚子前後報捐過實官的人。從速分別赴部到省。若再藉故遷延。自干未便。稼吾便催我趕緊到省。又忙着幫我料理一切。擇日動身。此信一出。便有許多朋友來勸我。愈速出山愈妙。還有兩個頂肉麻的。在他們意思。以爲是又恭維又照看我。說小翁先生大人。你如今不比從前那種小班子了。小則小是個地方上正印官。古人說的好。傾家的知縣。

滅族的知府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像你老翁現拿着一張又有權又有錢的執照在手裏不及時去做不是我做兄弟說句放肆話你老翁要算是張郎有權不會使我們要算是李郎要使又無權了。又一個道從前中國地方上辦事是紳士仰官的鼻息定要官肯幫忙紳士纔能在地方上狐假虎威包攬詞訟將來只要立憲成功怕不紳士同地方官翻一個過兒麼你小翁不欲做官則已如或此心未死不趁此時出去抓一抓還再想有日子等嗎我因要到一家銀行裏去取錢因此無心同他們多混。只急急說了幾句雇了一輛人力車打從鐵大橋來誰知車子纔拉過橋哎唷不好了那銀行已是鐵將軍把門門口擁着許多人在那裏喧嚷嘈雜我看了知道不妙急忙跳下車只見三三兩兩有的說中國官眞眞混賬怎麼金晃晃的度支部商部竟串通市儉騙人呢有的道他那存摺同鈔票上不是明明說有資本一百二十萬在度支部同商部注過冊的嗎難道沒到

兩。年。除。收。的。存。儲。各。款。不。算。外。竟。把。一。百。二。十。萬。的。資。本。都。折。光。了。嗎。其。餘。這。個。說。我。有。五。千。存。在。這。裏。那。個。說。我。有。五。千。存。在。這。裏。內。中。有。個。姓。藍。的。叫。藍。道。生。是。個。現。任。山。海。關。總。兵。聽。說。他。頂。多。有。二。萬。三。千。兩。再。看。看。門。上。門。上。還。貼。了。一。張。白。帋。條。寫。着。鴨。蛋。大。的。黑。字。（本。行。被。劣。夥。錘。剋。之。擾。害。一。時。周。轉。不。靈。暫。時。停。歇。所。有。信。件。請。交。商。務。總。會。此。啓。）我。此。時。纔。恍。然。大。悟。如。夢。初。醒。猛。然。想。起。一。個。月。前。就。已。有。人。散。放。傳。單。說。這。升。信。義。儲。蓄。銀。行。狠。不。妥。當。除。却。挪。移。鎮。江。造。紙。公。司。幾。千。銀。子。股。本。來。做。開。辦。經。費。別。的。分。文。無。有。叫。人。萬。不。可。將。血。本。存。在。他。行。裏。免。得。將。來。受。累。當。時。風。潮。大。作。時。也。狠。有。幾。起。人。去。拿。鈔。票。的。拿。鈔。票。提。存。款。的。提。存。款。無。奈。他。鈔。票。都。如。數。發。錢。存。款。到。期。的。都。卽。時。照。付。未。到。期。的。分。別。拿。些。好。話。去。安。慰。人。家。因。此。衆。人。的。心。也。就。被。他。暫。時。鎮。靜。定。了。報。上。又。連。日。上。着。信。義。銀。行。風。潮。已。平。照。常。交。易。我。一。者。因。他。是。升。儲。蓄。銀。行。他。章。程。上。都。載。明。不。論。剃。頭。的。

修脚的以及養生送死之費。嫠婦孤兒之錢。都要而且來者不拒。大小兼收。十萬八萬不嫌多。一元五角不嫌少。講得天花亂墜。上海這處地方。非比別處。什麼明娼暗妓。賣妻鬻女。各錢都有。還有一種名爲良家婦女。實則半開門界。乎不明不暗之間。那一般做鐵車女工的。一查鐵車女工。專做鞋店扣花切口。各式針指。風俗最爲卑污。鞋店更以女工之顏色高下分發貨之生活。多寡。每有妍者手提懷抱。日不暇給。而媼者則日伺於鞋店之門。一不得者。更可惡者。鞋店放生活人。一卽收發鐵車工料之名。一到女工家中。奉若神明。穿房入戶。譁浪笑傲。各女工家屬。親夫熟視無睹。忝不知羞。是以上海有句俗語。叫女工到鞋店。譬如幾巴扣麻線。言其掙不脫也。其風雖靡。其情可憫。安得賢長官起而禁之哉。一做顧繡花的。做繅絲阿姐的。做揀茶葉的。做揀桂元的。做紗廠的。做毛巾廠的。做自來火廠的。種種不一。聽他是個儲蓄銀行。一月存上幾塊錢。一年就是幾十塊錢。十年就是幾百塊。將來

利上滾利不到二十年就可以做起大老板了。誰不願把錢送到他行裏去。那開銀行的雖處身富貴之地。然而既能想出這種儲蓄法子來。總該替儲蓄人已經設身處地想過了。難不成就不知道他們是節衣縮食。濡苦含酸來的嗎。所以我的意思以爲他決無倒騙之理。二者我的錢不多。止有一二百金。再加新年以來。餘痛未定。所以雖有風潮。迄未將他放在心上。不信人言有毒。他竟出其不意。把兩扇牢門關了。你想可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不說我正在一人癡呆作想。不料忽從人叢中撲進一夥江北人口音。縫窮婆來。一頭嚎啕痛哭。就如同奔喪相似。我見了到被他一嚇。趕忙的倒退了幾步。只見那縫窮婆當中有個年約二十餘歲的一雙半大不大黃魚。腳手裏跨了一只竹絲元寶籃。頭上搭看一方青布手巾。吱着一嘴黃牙齒。望着那銀行兩扇冷門。哭道。我的銀行乖呀。你如今把行倒了。丟下你娘好苦呀。你只知道一元五角的朝裏收呀。你就不想想是你娘辛辛苦苦少一針少

一線都不得來呀。還有兩個年紀最輕的口裏叫呀。哭不清楚聽了半日。好像是甚麼狗子入的馬夫。細崽又是什麼通州老拉包車的可惡。差半個鐘頭都拿不到錢。一種驢唇不對馬嘴的話。我聽了正在不懂。不意那些點閒的人。到聽得明白。早拍着手。打了一個哈哈。笑道。好吓好吓。那兩個年輕的縫窮婆。也自知無趣。忙紅漲了臉。咽住不哭。咽了半天。忽又呱呱一聲。哭將出來。一個哭了兩聲。忽又望着同伴。唸喇一笑。列公須知道他這一哭一笑。正不知心裏此時有許多千般委曲。萬樣淒惶。在腦氣筋裏說不出來。纔動乎中發乎外。發現出這種八大山人的奇形怪狀來的。所以我當時會上過撫台瑞莘儒中丞一稟。中有句云。一查信義儲蓄一項。實不少苦工。食力含酸。送血汗之錢。嫠婦孤兒。忍淚減衣食之費。設或一日欸成畫餅。游約無期。其椎心泣血。當十倍於存戶。應早在仁憲洞鑒之中。各等語。蓋亦目睹情形也。閒話少說。當時我明知在那裏做門外漢。多站無益。只得仍坐原

去人力車。回到辛稼吾店中。將信義儲蓄銀行。關門情形。約略告訴了稼吾一遍。一面自己另作法想。不無廣東之行。又擔誤了數日。其中便有一個姓陶的朋友。官名學淵。表字菊人。原籍四川人氏。寄居廣陵。是我從前幾年在揚州認得的。據他說。同前任兩江總督陶文毅公陶澍。是本案叔姪。當下聽見我要到廣東去。他一來替我餞行。二來說他有個胞弟。現在兩廣制軍衙門裏當文案。老夫子託我帶一封家信去。信中便將我如何家世。如何人品。盛誇我爲當今州縣中不可多得之才。託他令弟在制台前極力吹噓。但是我。我要依平日皮氣。却本不願倩人請託。被有識者論起來。總覺得迹近苞苴。無奈承稼吾情。一再在我面前說。別人家要想找尋這麼一個門子。還踏破鐵鞋無覓處哩。你現在得來全不費工夫。又別要你花什麼本錢。不過託你替人家帶一封信。你也要這麼做得其難其慎的。也未免過於矯情了。我因被稼吾這一說。到說得我似覺過意不去。所以這天他請我到三馬路金麗

娟家去替我送行。來人送進一張請客票。上面是寫的（寄公約）我知道寄公二字。是陶菊人外號。因此隨便換了兩件衣服。趕將過去。房裏兩個娘姨大姐。都還應酬周到。忙笑着上來。招呼脫外面馬褂。喊相幫泡茶。絞手巾。一面喊道。陶大少請的朋友來哉。桌面上已有三位不相識的人。同一個局坐在那裏。碰和菊人一家頭躲在一間小房間裏。抽鴉片烟。原來麗娟家烟燈。捐是早經工部局抽籤抽掉了。因此一般有癮的客人。再不能像從前那般彰明較著的混吃。當下陶菊人一頭從那小房間裏鑽將出來。望着我笑道。你怎麼到這時候纔來。我抽了一口。又抽一口。總不見你到。我只得先代你將兩張局票發出去了。我笑道。你知道我是叫的誰。菊人笑道。吽。吽。吽。你又來了。你那不白相。只好瞞辛稼吾。難道連我也要瞞起來了。誰不知道。你同迎春。二金。小桃。清和。沿花。再芳。要好。還有人說。你同小桃的。姘頭。小林。吃醋。租小房子呢。我聽了。因笑道。阿彌佻。佛。外面那些人。瞎三話四。怎麼

就不怕下阿鼻地獄的陶菊人一面笑着。一面又拉我同那三位朋友。次第通了名姓。一位姓金名字叫再癡。據他說是前署南匯縣知縣。金調鼎的姪少爺。一位沈輔臣。據說是原任江蘇巡撫沈炳臣堂弟。還有一位鬚髮皓然。年在花甲上下。滿臉和藹可親的樣子。我因他是個長者。不免改容起敬。問了問原來是清江人。姓江。名叫江紫卿。現充兩廣警察局提調。兼禁烟公所。會辦員。是位狠有名譽的老知府。班子不提菊人領我一一介紹已畢。娘姨忙將和局撤了。重新擺上酒席。此時金麗娟出局已回。見是我怔了一怔。菊人便喊起手巾。又叫把各人的局票催一催去。然後肅客入座。不免大家又謙叙了一番。我總因那姓江的年高德重。未便去僭越他。自己先一屁股在二座上坐了。正在麗娟各人面前斟酒送瓜子的時候。只見門簾起處。忽從房間外面走進兩個花枝招展的俏人來。正是。

金屋銀屏嬌侍夜。

巫雲楚雨醉和春。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再說。

第十三回

葵秋閣出局憫鄉親

江紫卿拖板上套手

原來我這兩年在上海地方。嘴說不大出外酬應。然而逢場作戲。亦在所不免。所以差不多夷場上。幾個時髦倌人。都還認識。當時金麗娟出局回來。因看見有我在座。忽然怔了一怔。似乎像有什麼話要同我說。又不便同我說的樣子。及至各人入座。金麗娟是主人翁。正在照例敬拳敬酒。忽見門簾開處。走進兩個倌人來。菊人看了。只說是他替我叫的金小桃花再芳。正要喊他。誰知再將眼光聚攏一看。並不是的一個。似乎還要比小桃高些。一個還要比再芳年少些。因而趕忙將口縮住不喊。我也因來的倌人。不俗。不免把精神提了一提。仔細看去。覺那兩人。却都生得蓮臉生春。洛水神妃之貌。花容絕世。吳宮西子之妝。我看了。好像都有些認得。但却又一時叫不出他的花標來。只見那兩個倌人。走到席前。長些的先叫了一聲。沈大少。然後又同。

主人招呼了一聲，便在沈輔臣身後坐下。那年輕的，站在房門口，先拿眼光把席上人四面一打量，忽地問道：「便是捨位大少叫的呀？」陶菊人忙接口道：「是我。是我。今天是我替金大少代的那年輕的。」信人聽了，便朝姓金的望了一眼，似笑非笑的將嘴一撇，快快坐下一言不發。我看他年紀雖只有十七八歲，身段却甚有風頭，穿了一套淡素衣服，一副鵝蛋臉兒，兩隻騷眼水汪汪的射來，射去十分動人。此時席上的局差不多都已到齊了。我因看得他還好，不由問起金小桃來，纔知道那信人是個後起之秀，名字叫葵秋閣。一向在同春坊沿馬路居住，他的娘是江北泰州人，先前曾做花煙間，後來因得了葵秋閣，纔改做長三。我笑道：「你又不是他的娘舅，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的？」金小桃笑道：「我連他的乳名，我都知道。他乳名叫桂寶，說着便揚着臉，望葵秋閣笑道：『小先生，阿是我見金小桃有種老氣橫秋的神情，未免欺負那葵秋閣是童叟，設或葵秋閣變起臉來，豈不大家無趣？』」正想用話去

遮蓋他。誰知葵秋閣並不惱。怒反望金小桃。微微一笑。道：「阿四在門口阿姐問哩。做捨金小桃明知他是叉到包車夫阿四身上去了。但也不便再朝下追。只得也隨風轉舵。胡盧笑道：「嚙捨問問白相相。就此罷了。接着主人又敬了一圈酒。沈江二人異常豪性。代的局走了一起。又來一起。陶菊人因我兩個倌人已去。因又將葵秋閣轉荐與我。就在檯面上轉了一個堂差。那知葵秋閣到同我有緣。自從轉局過來。忽然高興。唱了一支大曲。又唱一支小調。臨去叮嚀萬囑吩。請我過去坐坐。惹得四坐先生客人都以爲奇怪。不懂起來。正是書須前世讀。方熟緣到今生結。已遲燈紅酒綠。筵開不夜之天。鬢影釵光。花發多情之樹。閒言少叙。且說當晚一桌酒。直鬧至十二點半鐘方散。第二日便是姓金的。在葵秋閣家復東。第三日又是江紫卿還席。此後江紫卿便搬到我廬中來住。言明一同動身。誰知好事多磨。彩雲易散。個中忽然鬧出一個亂子來。列公。你們試想他鬧出什麼亂子呢。原來他譬如明日

本約定準備動身的。我已派人將招商局官艙客票。同路菜點心。以及防暈船藥水等件。皆置辦齊全。誰知他當天晚上。因被個人請去吃酒。竟吃得魚沉雁杳。一去不回。及至動身的這天早上。菊人因要送我們上船。一早就來。大家等了一起。不到。又等一起。又不到。看看那已將近日影沉西。月華東上。我們兩人正在無可如何。急得正要叫人出去打聽。却又無處打聽的時候。江紫卿纔垂頭喪氣走將回來。我看了一嚇。只見他臉上顏色如同白紙一般。一進門也不來同我答話。只急急的拉了菊人。在旁邊咕嚕咕嚕先咬了半天耳朵。彷彿像說什麼。有人請他在老旗昌廣東堂子吃酒。妓女白蘭花定要邀客人放局。以致他輸了吊把銀子。川資用罄不能動身。如何是好的。一番話。只聽菊人頓足道。不好了。你定是遇見翻戲黨了。江紫卿怔了一怔。道什麼叫做翻戲黨。菊人道。這班人。上海隨處皆有。別名叫做倒脫靴。又叫做攬把。如今別話且不要說。我且問你。他們可是同你賭的。廣東抓錢寶。又

門攤是不是江紫卿道是到是的但是他們都是好好的上人物恐怕不見得是你所說的這一派罷菊人聽了葫蘆一笑道我的老先生你老只知大人閣下卑職恭維的做官你那裏能知道這江湖上的風險說了又笑道罷罷我老實對你說罷這個買賣山我初到上海時就被他們騙了我四五百銀子去了但我後來總不死心總想仔仔細細的去調查調查他們的內容唉誰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居然有一天竟被我調查着了誰知他們的賭界裏頭除却碰和推牌九乂麻雀十胡挖花等類不算外只這搖攤一門就已有許多花樣那什麼用馬尾粘着骰子叫做（牽絲攤）的還有在骰子上鑽了鉛然後用塊頂好吸鐵石隔着桌面運動名爲（大傢伙）的更有弄副死人天靈蓋骨做成骰子每日早晚對他施符念咒一經上起場來要麼就想六卽六的江紫卿忙道我知道了那閱微草堂筆記上曾載有一條什麼賭錢咒據他說只要誠誠敬敬念十萬遍那骰子無不

隨心所欲。要想什麼。就是什麼的。陶菊人不等說完。就笑得不可收拾道。你老不要來了。那閱微草堂筆記。咒語靈不靈。我未驗過。我可不敢亂道。但是那做筆記的紀小嵐先生。平生最喜歡鬧笑話。安知不是他有心使狹促故意做這麼個咒語擺佈。那天下後世想發財想瘋了心的人。叫他們每日終朝波羅波羅結底結底的念了頑呢。江紫卿聽罷。又一怔道。然則你知道的。是幾句什麼呢。陶菊人笑道。江湖一點訣。莫對妻兒說。今天且慢慢價且等你。那天要學我那天再來告訴你。不遲。且名雖一賭。其實宗旨各有不同。我適纔所說那幾種。那名字叫（正賬）你所被騙的大約叫（反賬）我。今天且將反賬裏的頂要緊機關說一說。把你聽看對不對。然後我們再來徐圖補救之策。你看好不好。說着便一把將江紫卿拖過我的牀面前來。拍拍。席邊叫他坐下。道。老先生。你少安毋躁。小翁也不是外人。常言道。朋友在五倫之列。何況你同小翁。又同鄉。又同寅。真真一輩要比我們多幾倍的。

呢俗說船到江心自然直有什麼都交在做兄弟身上只不許你再像物恐着急就是了一面便抓了一把銅錢數了數約數有三四十文光景捏在右手心裏左手又拈了三五個錢兩手一齊放開對江紫卿道呔你看真了這右手錢數目須要預先數明是捏着不動的你所聽見他那晒哩嘩唧響却只左手這幾個少數錢一頭說一頭就把左手錢搖了兩搖遞過一個到右手去然後一翻手將右手錢一箇腦兒攤在桌上可巧旁邊有隻茶杯菊人就順手拿來望錢堆上一坎又向我要了一支竹箸擱在杯底上只見他嘴裏自言自語的道你看這添上一個不是就是龍了麼如要做虎再添上一個如要再變龍就減去一個其餘單雙各門均照此類推就是了江紫卿道看這局境是到是的但是他們規矩怎麼紅門上不許有兩人押中如若得彩這一門有了兩家注子照例不算輸贏那又是句什麼話呢菊人笑道那是什麼話那就是騙你錢的絕妙機關你須知道這寶下錢數雖說由一個

人手做其實那兩個人都是明明白白的你這一寶押不中固屬輸錢你就是徼倖被你押中他們局中人有數忙一伸手跟你押上一注及至開出來有言在先紅門有雙注子是不算輸贏的你想看輸了是輸卽或贏了也同輸的差不多你莫說帶了吊把銀子你不多心就有那沈萬山的聚寶盆鄧伯道的蜀道銅山也不怕輸不了哇江紫卿聽到這裏尙覺疑信半參快快的問道別事也罷難道那錢寶數目誰先誰後都有次序的嗎不然何以一人手下做那其餘兩個人都明白的呢菊人聽了忽然發現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朝江紫卿驀地一看道你這個人真要算是個頭號的笨漢了我刻刻架那筷子在杯底上你難道還沒有看見麼俗語道的好會看看門道不會看看熱鬧說着又一笑道老江我索性告訴你罷那碗下覆的錢寶數目就全靠在這支筷子上分出龍虎雙來呢江紫卿道筷子須不是活的又不會說話他怎麼能將寶路預先報告呢菊人道你又來了你老不是

上比兄弟多長了幾根毛。我真要說出你好話來呢。你假要變個卵蛋。要贅煞人。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筷子雖不活人。須不是死的。你到試記。一記看他們那一寶如開的是雙拈筷子往碗底上架的時候。可是用四隻指頭拈的。倘再開到虎的時候。可是兩隻指頭拈的。由此類推。龍用一隻指頭拈單用三隻指頭拈。你要用心回過味。一想莫說他們局中人明白。就怕連你自己也派明白了。江紫卿聽罷。不覺眼珠往上一翻身。體往後一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正是。

白衣蒼狗尋常事。

辜負先生一局棋。

要知江紫卿性命如何。且候下回再說。

第十四回

金麗娟推倒翻戲黨

王小雅歸結迷龍陣

我因江紫卿住在我寓中。辛稼吾又適因赴省。考優拔貢。未回。江紫卿設有不測。我到弄得責無旁貸。是以未便坐視。只得忙叫紫卿管家。沖薑湯灌救。

所幸漸漸醒轉過來。一面扶他到牀上去睡。一面又叫人將輪船客票退去。便同菊人商議善後之法。依我的意思。莫妙於權將一路川資零用。由我擔認。候到廣東。他如寬裕。就還我。倘一時措辦不及。亦可稍遲再議歸趙。無奈菊人不肯。說你老哥也不是有餘的。如今因我介紹一個朋友來累你。不但我。不過意。即紫翁亦未必肯無功受祿。此事我倒有個好計較。在此不若代紫翁找一個替身來。我們大家幫忙頑一場。如此一轉移間。既可救紫翁之急。又可各人利益均沾。我聽到此句。不等他說完。就攔阻道。我兄弟五木之道。素未講求。菊翁決不可把我放在裏頭。致誤尊事。菊人笑道。你又來做孝廉方正了。此等儻來物。你老哥就不屑拿他做正用。也可留作花酒之資。再不然。就拿去博施濟衆也可以的。說罷。便抓了一把銅錢。正要將銅錢寶。如何是龍虎。如何是單雙。又如何操必勝之權的機關手法。做把我們看。不意忽然聽見門外撞進一人來。年約二十多歲。穿着不三不四的衣服。臉上戴

了一副墨晶眼鏡。手裏提了一隻大皮包。外面店夥同紫卿家人攔擋不住。被那人一頭撞進銀房裏來。望陶菊人嚷道：「你這個人好端端不在寓裏坐着帶累我跑了許多路找你。我先到同慶公看你不見。後又到你相好羅敷媚家。羅先生說你這幾日有個（貴）在手裏倒有一禮拜未到他那裏去了。後來我又折回同慶公問了你的老茶房阿二纔曉得你在這裏。原來他們翻戲的口切呼客人爲（老貴）呼銀洋爲（水）假使一千洋銀卽名（一丈水）餘可類推開始來同人結交的一人名曰（前面子）自稱爲曾經遇過翻戲熟知翻戲中妙法並盛誇某某爲富翁以動人貪利之心又賣弄其術靈無恐以墜人之信而不覺轉墮翻戲之局中者名曰（司務）又名（套手）最後卽爲假稱富翁之人名曰（後面子）亦有在後面子未上之先更上一（中面子）爲幫閒者總之翻戲一道非前（卽引爲知己漸呼朋類者）中（卽自稱爲翻戲內行包可百戰百勝贏錢如探囊取

物者）後（即僞充富翁鬪老而終局卽被此僞鬪老一人贏去者）三人同做不爲功故有翻戲黨之號也當下菊人因那人無意中帶出翻戲口切深恐我設或（聞香）「卽半知黨中事若其人已全知不能再翻則名之曰臭」豈不反誤大事所以趕着笑道十個婊子九個三禮拜六點鐘這幾日我因同筱翁盤桓盤桓誰人倒又到什麼桂不桂家裏去的紫卿會意也接口道你貴相知可是說這張桂卿忙不的上日在一枝香望着桂卿撕嘴呢我却不知道他們是爲你有醋勁兒在裏頭菊人笑道那裏那裏他們當倌人的那是吃醋不過借鬧醋勁賣點情意在客人身上罷了一邊笑着一邊又聽見那人對菊人笑道菊翁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你前日不是同我在一家人吃酒嗎誰知那倌人是個小本家待我異常要好向我要副金鐲我今天因帶了兩合金葉子到石路上一家什麼虞永和首飾店裏兌去誰知那亡八羔子定要壓我成色批我葉子不好你想我的東西那有

不。十。足。之。理。所。以。我。一。逕。來。尋。你。看。你。有。甚。麼。熟。銀。樓。同。我。去。換。換。看。一。面。說。一。面。打。開。皮。包。隨。手。摸。出。一。合。金。葉。子。往。桌。上。一。擡。菊。人。手。快。趕。緊。接。着。掀。去。外。面。錫。合。子。套。蓋。用。手。輕。輕。拈。出。有。三。四。張。葉。子。光。景。先。各。人。面。前。送。了。一。張。道。你。們。看。看。這。葉。子。到。底。好。不。好。說。着。又。擦。了。一。根。火。柴。將。自。己。手。裏。一。張。燒。了。一。燒。贊。好。道。怪。不。道。人。說。真。金。不。怕。火。來。燒。你。們。看。這。葉。子。憑。你。怎。麼。燒。法。都。還。是。黃。亮。錚。錚。的。紫。卿。道。好。的。好。的。這。位。朋。友。尊。姓。大。名。菊。人。忙。着。替。他。將。金。葉。子。收。起。交。代。已。畢。一。面。又。忙。代。答。道。他。姓。唐。雅。號。小。山。他。們。祖。老。太。爺。是。廣。西。省。裏。極。有。錢。的。人。那。人。點。起。道。老。陶。有。錢。沒。有。錢。且。不。要。說。我。們。且。到。那。家。將。金。鐲。換。了。我。今。天。晚。上。還。有。一。家。和。酒。要。去。應。酬。呢。菊。人。笑。道。好。了。你。又。知。道。應。酬。了。你。不。要。去。我。請。你。那。人。道。我。不。是。要。去。碰。和。只。因。那。家。僮。子。裏。有。人。賂。番。攤。我。所。以。喜。歡。去。菊。人。聽。了。跳。起。道。可。巧。我。們。三。家。也。是。在。這。裏。商。議。賭。攤。哩。只。因。少。一。個。人。不。好。賭。你。今。天。可。不。許。

到別處去。須同我們做一個圓滿。菊人說時，又將眼睛望姓江的一擠。江紫卿也過來款留。一面就兵不由將七手八腳，將桌面擡開放上紙筆。菊人抓了一把銅錢，先做三寶空門。畫上攤路。那人見菊人如此高興，到也不過意硬走，也只得又坐下了。嘴裏說：我們可只賭十寶，不能再多。菊人一面應，是一面又做將下去。說也奇怪，我同江紫卿兩人如同謹遵將令，行事一般。每寶只看他是幾個指拈，便照預先約的暗碼押去。真是百發百中。千應千靈，看看做了四寶，到被莊上整贏了四次。直至第六次，那人忽止住莊上，緩開先請莊上將本銀借出來看看有多少。纔好令人放手。下注菊人道：算二千算二千。那人道：二千一千，皆不問都要拿出來。纔能算數。菊人笑道：你自家約的十寶，我們開完了這十寶，再算何如？那人道：不能俗說賭錢場上不認父子。大家賭的是錢。既莊上借不出現錢，那就不好賭了。沉着臉，便將注碼收起身。要行。菊人忙道：且慢。且慢。老實告訴你一句：我一時身上。

忘却帶錢已經派人到莊上取去了。少停等我將銀子取了來。你可賭不賭。那人發急道。我不賭。我是烏龜。菊人笑道。好。你還是自家約定時刻來。還是我着人請你去呢。那人道。不消請。得不消請。得到晚上七八點鐘。綁到就是說完一點頭去了。菊人又笑道。你們看這法子。到底何如。但是他老子從前是個長毛家。中頗有資財。什麼贏他。萬把銀子。真算是牛身上拔一根毛。說着又縐着眉頭道。只是沒有本銀。如何能贏得動他。紫卿道。我們一家擔任三千三家也。可湊得九千了。再詐稱一萬。豈不是就功成圓滿了麼。菊人道。小雅在客邊。恐怕沒有這麼多。但是此事亟須慎密。一聲弄得不好。走出風聲去。我雖不怕你。同小雅都是官身。於名譽上大有密切關係呢。江紫卿道。我又那裏來的錢。只好我箱裏還有一挂翡翠朝珠。權時拿去當一當了。至於怕事機不密。我却想不出個好主意來。菊人笑道。你想不出。我倒又想有一個在這裏了。依我看。是莫妙於三個人同立一張誓單。在神面前焚了。

只要我們三人不說各人信得過各人自己難道還有第四個局外人去說嗎。紫卿道。這同菩薩往來的公事。我却未辦過。究竟如何寫法。菊人道。這還用格式不成。你要不會寫。讓我起了草。請小雅來。謄真就是了。我聽了。還未答應。只見他已提起筆寫道。

具疏弟子某某。情因我等三人。志切桃園。義同管鮑。茲有某人。妖孽餘。慳么。魔遺醜。爲長毛之子孫。學小開。一滬諺小老板名。之牌調。問花若渴。視友如仇。我等三人。爰舉賭旗。合開攤局。借倒脫靴之名。目破其慳。囊行銅錢寶之詭謀。翻彼大腹。倘得財臨旺地。允宜三股均分。就教事涉公堂。亦非一人主意。用昭公允。敬誓神前。倘有私自洩漏。貽害同人者。雷火焚身子。孫絕滅。此疏。信士弟子某某同叩。幾年月日。沐手上書。

看他寫完了。語句奇詭。甚爲詫異。誠恐要騙我。謄寫正格。只得借着要出